

布窗

著 夫 果 陳



窗 帘

小 說 戲 曲 集 合

陳 果 夫 著

上 海

黎 明 書 局 印 行

窗帘目錄

序……………一

【小說之部】

新人物……………一

大家庭中之故事……………八

善事……………二九

不事生產的人……………三二

教育之果……………三五

返老還童……………四〇

男子的乳……………五〇

【戲曲之部】

幼年時代之孫中山先生	五三
瞎說	七〇
崑山	九一
題主	一〇六
怨女	一一八
人心	一三一
康聖人盜經	一四九
做大總統	一五八
拾金禍	一六八
討債	一七五
提燈會	一八〇

序

夫凡兄曾經將我的小說集攙了十幾篇，出了一本小集，在某某書局出版。這一家書局，同時又出了許多反動的刊物，每逢遇到有人干涉他的時候，就把夫凡兄編輯的那本集子大登起廣告來，對別人說：「××的小說也在我這裏出版，難道我的書局出版的刊物都是反動的嗎？」在或種場合，居然就給他混了過去。現在夫凡兄又要把我的劇本刊印出來。我說：「我的作品不好，在某書局裏當了他們的藍布門帘，難道一個門簾不夠，還得再加一個窗帘不成？」他說：「現在不是在那家書局出版，要另外換一個書局。我說：「那麼也好。」他後來又有意將我的小說也併印進去，成一本小說劇曲合集，同時還要我爲此小說劇曲合集取上一個名詞。我想了好久，竟想不出一個適當的集名來；後來我又想到某書局把那冊集子當門帘的事，率性就給他一個「窗帘」的集名，豈不乾脆。我將此意告知夫凡

兄，他亦以爲然，集名便是這樣的決定了。

我於文學本無素養，這些小說和劇本不過是興之所至，偶一爲之，委實做得不好，好的是如其名稱所示，祇是一塊藍布窗帘，看我的小說和劇曲的，就當他窗帘看待可也。又這些短篇，在屬稿的當初，大半是預備供小弟弟妹們瀏覽的；在此書行世之際，我十分誠意的願將這一塊樸質無華的藍布窗帘，獻給全國的小弟弟妹以及童心未泯的讀者們。

二十年一月，果夫於首都

小
說

新人物

那一年，我趁了飛機從利物浦回到南京來，路上經過了兩天一夜。正在家裏很熟睡的時候，忽然隔壁來了一個九十九歲的老婆婆，談鋒太好，把我吵醒了。那個婆婆，正在那裏和我的兒子們說一段五十年後的預言；這段預言，就是我夢想了一百年，也是求之不得的，所以我不討厭她，就起來聽她說下去。老婆婆說道：「……所以那邊的人，沒有什麼希奇，死了一個，可以生出許多來，種人的田和種瓜的田一樣的收成好。」我因為恍惚的聽得不很清楚，並且很奇怪，問她：「你所说的什麼，我沒有聽明白，請你再說一遍罷。」她說：「好，我再來說給你聽吧——有一年某某市上，蜈蚣特別的多，那些研究動物學的人忙個不了，始終得不到一個結論。忽然有一個中國頭腦的理科專家，發表了一篇論文說道：這一年蜈蚣之多，完全因為某市有一個做鷄毛換草紙生意的人死了，全市鷄毛沒有收集，盡散

落在泥土中，所以出了許多蜈蚣。那些市民一得到這個消息，一傳十，十傳百的散播開去了。因此這位理科專家，便享得了大名。過了幾年，另外一個著名的科學家，贊成這位專家的學理，而且他自己也公布了甲魚和莧菜可以種植小甲魚的試驗結果說道：一只甲魚和半斤莧菜，種出了一百幾十個小甲魚來。因此我們城裏大家談論的，都是那種事，而且一談論到這兩件事情的時候，那些看過西游記的人，一定還要加上一個「孫行者的汗毛可以變出許多孫行者」的道理。過了一年，有一個歷史家，研究中國古時的事物，也發表了他的所得，有兩個證據，他說：第一個證據，中國古書上說，蛟的來源，由於某種鳥與蛇所交，其遺留的精沉入土中，因此生出了許多蛟，遂爲水患。第二個證據，中國北部有土人將羊骨和他物種入泥中，幾個月之後，羊就出自土中，土人鳴金，諸羊驚斷臍帶而獨立，成爲羊羣，這種羊叫做骨種羊。」這位歷史家發表了這兩段證據而後，那位理科專家得意極了，因此他就竭力研究。研究了十年，居然大有成績。到第十二年上，竟種出了十幾

個人來，有男的、有女的、有長的、有短的。」我聽到這裏，不覺大聲的喊起奇怪來了！老婆婆一點不以爲奇怪，她說：「泥土這樣東西，只要有一粒一點小的種子，就能夠發生很大很粗的東西，他能夠生長植物，爲什麼他不能夠生長動物呢？」——老婆婆說到這裏，喝一口茶繼續說道：「這個消息傳了出去，全世界的人類，頓然起了一個大恐慌。有的明知此事是真的，故意要說他不確，指這位理科專家是妖言惑衆；有的力闢其說，以爲泥土祇能生植物，不能生動物的；惟有耶穌教徒不敢有異議；熟讀紅樓夢的先生們，也都能相信一半。不過這位理科專家，始終得不到人類的同情，大家祇當他是個奇怪的人，並不算重他的發明，反而要妒忌他的多事，因爲人類最不喜歡另外生出一種人來，奪他們的飯碗……」我的小兒子，聽到這裏，忽然發了一個疑問說：「老婆婆！我們是種出來的呀，還是生出來的呢？」於是大家哄堂大笑！老婆婆也笑得幾乎不能繼續說下去了，過了片刻，才回答道：「種出來的人，要等到五十年之後哩！」

老婆婆說完這句話，立起身來要走了，而我那些兒子們，還要留住她再講一箇，將她攔住不放。老婆婆沒法，只好答應再講一箇。她道：「我們已經曉得一粒很小很小的種子，可以種出一棵很大很大的樹來；一點很小很小的種子，也可以種出很大很大的人來；種子雖小，其不同的地方，往往又是很大。所以一有人精密的研究，就研究出一個大道理來。這箇大道理，就是整個的種子可以種；局部的種子也可以種。我們隔壁有一個大發明家說：『鳥類之有翅膀，就是因為她的肩膀先有了翅膀的種子，有了這一粒翅膀的種子，所以才會生出兩只翅膀來。』所以他就將鳥類的一點翅膀種子取了出來，種在人的肩膀上，久而久之，人也會生兩隻翅膀來了。我們不是大家想飛行嗎？自己生了翅膀，多少自由咧！何必再要坐飛機！飛！飛！我到天上去！哈哈！」老婆婆說到這裏，張開了嘴，逕自笑着回去了。我們大家笑了一場，也各自歸寢。

我睡到牀上，就蒙蒙糊糊睡着了，但是睡着不久，又遇見這位老婆婆。恍惚我

隨了老婆婆，到一箇極大的「中央變化所」去，前頭由一位老化學師領導我們，先到礦物部去參觀，礦物部裏面，有無數的變化師，正在研究變化。第一處已經變成功的是：水銀變黃金、鉛變黃金。還有鉛變銀、銀變黃金、黃金變白金等等，正在那裏研究。另外還有許多東西，我記不清楚了，不過曉得無論什麼礦物，都可以由甲變乙、由乙變丙的變化無窮。其次到植物部，那裏的變化更多，什麼一棵樹上面可以生白菜，一棵菜上可以結出果子來，和在這一種果子裏可以變成那種果子的味道，在這一種樹葉上可以變成那一種樹葉的形狀，種瓜得豆、種豆得瓜，奇奇怪怪，沒有一樣不希罕，幾乎把我的眼睛也看出花來了。最後就到了動物部，據老化學師對我說：「這一部已經研究成功的是：男變女、女變男、老變幼；現在正發明一種新法，可以把動物變成人。」我一聽就立刻轉到狐狸精的念頭，就對他說：「竟有這種事嗎？」老化學師道：「那裏會沒有這事！」我說：「那是什麼道理呢？」他說：「這箇道理是很簡單的，我可以告訴你——我們相信天生萬物之各不相同，其最初

不過相差得很小的一點，這一點的相差不過在於電氣的關係；譬如水銀變黃金，不過更變了一箇電的度數；植物和礦物是一樣，動物也是一樣。」老化學師說到這裏，已經到了化人的變化室，他就指着一隻獼猴說道：「這種動物和人相差不過三度電，如果在他的幼年時代，增加三度電，等到長大就可以變成人了。」我們看了一刻，忽然裏面跑了一箇人出來，向老化學師說道：「請老化學師領他們去看人類急變法。」於是我們就跟了進去，看見有一箇小孩坐在一箇玻璃罩子裏面，變化師拿黑布罩了起來，好像變戲法似的。變化師指着說道：「現在正在研究加上十八度電的變化，可以變成一種特別的動物。」我們等了許久，變化師將黑布和玻璃罩拿開來，裏面坐着的小孩竟已大變其態度，他的形狀，既不像人，又不像鬼，可怕得很！立刻向地上一跳，對着我直撲過來，嚇得我啊呀一聲，跌倒在地上，張眼一看，原來睡在牀上，是做了一箇大夢。

第二天，我將這箇夢告訴了隔壁的老婆婆，她倒很大意的說：「這種事情將

來也許有的，種既然有了，那末變人還有什麼希奇？本來這種事物，應該早已發明的，這都是人們注重在殺人的科學而不肯努力研究生人的科學的緣故，你想，植物的接本，已經有了好久，礦物的化合物也早有了，而牛頭馬面，三頭六臂的人，至今還不過成爲人類的理想，這豈不是笑話嗎？我聽了老婆婆的話，很有所感觸，不過就因此聯想到了一箇可怕的問題，所以向老婆婆說：『將來一種是生出來的；一種是種出來的；一種是變出來的人；還有一種接出來的人。這四種人，如果各不相能的時候，豈不是世界上又要多事了嗎？』老婆婆笑道：『到了那個時候世界上的人祇有四種，比現在還少了一種呢！將來科學家自然會想方法去對付這環境的，你不是杞人，又何必去憂慮牠呢！』

大家庭中之故事

我們的家，可以算得老大之家，房屋一進一進的連我自己也數不滯有多少。如果有一個新來的傭人，至少也要做一個多月，才可以辦得路徑。若是呆的鄉下人，恐怕住了半年，也還不知道我的祖父住在那裏呢！我們家裏的人口大約也可以算得多了。我今年三十歲，自己還未曾曉得他的確數，祇曉得在十年之前，我結婚的時候，家中全體用人，開了一篇賬來，向我討每人一元的喜封。我照賬給發，一共付出四百四十八元，照我房裏的用人比較起來，大約每一人服侍一個，所以我們家裏的主人，至少有四百四十八人。但是十年以來，祖父討姨娘，添叔叔，弟弟討媳婦，妹妹，姪女出嫁，弟兄們添姪姪，大的姪兒娶親，又病死了一二十個長幼男女，經過這許多變化，據我想來，還是增加的多。現在的總數，必在五百以上。我常常想要大大團集一次，但是往往這一個好的時候，那一個生病，這一個在家的時候，那

一個出外，所以永遠齊集不來。

凡是書上所有各種的稱呼，在我們家裏，都可以實習，什麼伯叔兄弟姊妹，自然天天可以叫喊，就是那些乾娘，濕娘，老丫頭，中老爺，小大人，尖老婆，小老公等特別稱呼，也是常常聽得的。家裏的新聞，又差不多每天有得發生，可惜我不是新聞記者，不能隨時記錄，況且家醜不可外揚，所以祇好將那好的新聞資料放了過去。

我們是舊家庭，教育一層，雖則現在還有幾房請老先生教八股，希望將來考秀才舉人的，但却不全依舊法，有留學東洋，得法學士學位，歸來做新官僚的；有留學西洋，學文學哲學或農工科，歸來做銀行買辦，工程師，學校教授，而且很闊綽的；還有女子在師範畢業，在本鄉紳士家裏做先生的：這是我認為我們家裏的榮耀。我現在從新榮耀裏，以及我平時認為好的而且有趣的事情裏，選了些精華，記他下來，給諸君看看，這雖則是片斷的記事，但却不是外揚家醜，想我的伯叔兄弟們決不以我為忤的。

(一)我有一位三叔叔，名叫文林，他是某某大學理科畢業的，現在在家無事，因為前幾年他做過一任縣知事，賺了些錢，現在他自命清高，非有人來請他，不再出去了。三嬸嬸是女子中學畢業的，也懂得一點理科，所以他們倆很要好。她本是天足的女子，近來忽然的纏起足來了，我覺得奇怪，前天特意跑去問她，她回答是：『我們女子原是比较男子程度高，難怪你們男子不懂得我們女子的用意？』由分散而統一，是進步的現象。『你不見船頭嗎？船頭造得尖，求其進行速，足纏得尖，也是一樣的目的。』『你不懂得嗎，從地質學上考察起來，古時的馬，有五指的，但是沒有現在一指跑得快，這是馬的進步。』『我們女子要求進步，自然非纏足不可。』

這一定是三叔叔的理科心得，三嬸嬸被其感動，所以實行起來的。

(二)我有一位伯伯排行第七，名叫雲間，年紀七十歲。他在前二年，忽然研究古學，處處復古，反對新的事物。從最初時候，復到清朝為止，不過留起辮子，穿起袍褂而已。後來他的學問愈進，復古的思想亦愈進，到今年竟要復到上古原人時代

的樣子。他以為煖衣熟食瓦屋，均非他的主義所能容。但是想跑到門外去，是新式的馬路不能走，想不穿衣服，又因為身上沒有毛，恐怕凍壞。想不吃熟食，又因為牙齒沒有了，生貨嚙勿動。他的兒子看他這情形，恐怕盡忠於主義而死，諫道：『爸爸，你這樣子復古，簡直難以做人，即使死了，也不能鑽到人家的古墓裏去的。』但是他那裏聽兒子的話。並且他以為兒子的話是新話，上古時代不是這樣說的。有一天，二個僕人在廚房裏議論他，說道：『七老爺處處好古，獨是所吃的飯，是今年的新米，菜也是新鮮的，他就逃不了了。』這話剛剛被七老爺走過聽見了。回到房裏想了許久，以為主義不可棄，從即日起就不吃飯，過了幾天就餓死了。死的那一天，還是從來沒有過的新日子。他死後最困難的，是棺材問題；因他兒子要孝順父親，想買一只古時候的棺材，問遍棺材店，還是買勿着。

(三)大房裏的大哥哥，名叫芝生。他從外國學了哲學回來，就沒有出去做事，也不再研究學問。他說：『一個人學到哲學，各種主義都明白了。將來歸根結蒂，無

非爲的是生活，我現在有飯吃，有衣穿，有房屋住，還要再研究他做什麼？但是他自己到底抱有一種主義，我說他是和順主義，何以見得呢？因爲爲他夫人是他的父親替他娶的。他和她不合，自己又娶了一個。那父親替他娶的，他就稱她爲父親的媳婦，自娶的叫老婆。但是他自娶的老婆，又不是完全自己願意嫁給他的，有一半是她父親的意思，所以他又准她再嫁一半給別人。他自己稱爲丈人的半女婿。所以他房裏的稱呼，很是特別，什麼半婆啊，外婆的半婿父啊，祖父的大媳婦娘啊，我的半親愛的妻啊……！那時候我們家鄉有新舊兩派之爭執，芝生哥對他們說：『我以爲你們新派，再冠一個舊字，改爲新舊派。舊派也再冠一個新字，改爲舊新派。這樣一來，豈不是兩下就沒有爭執了嗎？』他們因爲他是外國哲學博士，便依了他的話實行，果然從此不再爭執了。

（四）老三房裏的五哥哥，曾經週遊世界，回國之後，做某學校的算學教習。他的算學好得很，每天吃多少東西，變多少尿屎，可以賣幾個銅錢，都是算得出來的。

有一天，他對我說：『算學算到命，可以算得登峯造極了。但是我的程度還低，祇能算到個人死後的用途。』我問他：『那末你生前的用途，難道已經算好了嗎？』他說：『自然早已算好，不過我還是死後的用途大，所以我生前不得不處處省儉。』後來我仔細看他，他的省儉確是無微不至，吃的小菜之中，如果大魚價貴，他就買了一條小魚來代替。自己將外國帶來的顯微眼鏡戴上，大聲的對別人說：『這魚大呀！價值真便宜呀！』別人也只好唯唯稱是。他穿的衣服材料，大半是用假貨做的，恐怕人家看出，所以他望客氣的朋友，總是晚上去的。假使人家問起價值來，他總說比真的貴一些。那些朋友們聽了他的價值，再也沒有細辨真假的。後來他身體不好，醫生要他吃牛乳，他用豆腐漿來代替。醫生勸他吃雞蛋，他用鴨蛋來代替。每次服藥一調羹，他祇用半調羹的藥和半調羹的開水。病重了，他對妻子說：『我的先生說過：我命裏只能活得四十歲，今年剛剛是四十，所以醫生不必再請。我死後，將我省下來的醫費藥費，買一百萬張錫箔，燒給我。——託王伯伯到紹興去帶，

可以便宜點。」臨危的時候，嫂嫂和大姊商量打電報去叫大姪回來，說話太響，給病耳聽見了，他還斷斷續續的說：「祇要發一封快信好了。」他不久就死，因為他省儉，所以還有很多的錢堆着，很多錫箔燒着。我們的大伯伯指着說：「五哥哥的好榜樣，你們要學着啊！」

(五)有一天，姓金的姑丈在我們家裏吃晚飯，多吃了點老酒，向着梅生三公說了許多牢騷話，並且引梅生三公為遭着同樣境遇的人。因為金姑丈有一個兒子，今年十八歲，不務正業，天天在外面胡調，專靠嫖賭吃着過日子。梅生三公也有一個兒子，沒有生意，也被社會同化了，而二位老者都是克勤克儉的做家，難怪金姑丈要引三公為同調。那裏曉得我們的三公公，非但不同意，而且大動氣的反對他。我們在旁的人，沒有一個不驚詫的。你們曉得三公公是怎樣呢？他說：「有我們賺錢，還要兒子賺什麼？『做有錢者的兒子不寫意，那一個寫意呢？』我不願意將賺來的錢，給別家的人用。『我們不能活到一百歲，自然將應享的福傳

給兒子享，因為兒子就是我們分出來的小細胞，兒子享福，和我們自己享福，豈有兩樣。『不會享福的兒子，實在是呆頭。』又安知我們的兒子，不是我們的老子死後轉世的呢？我們賺錢給他用，或者還是暗中盡孝子之道哩！』他說了這一番話，弄得金姑丈答話的口，都不敢張開來了。

(六)我從小到大最注意的，是二房裏的四叔叔和四嬸嬸。他們倆雖則要好，但是常常處於反對的地位，差不多天天吵嘴。我一聽得吵聲，定要趕到他的門口去看，有時候，我跟着他們不吃飯，站了一大半天，也不覺得肚子餓的。有一次，我記得很清楚的，是四嬸嬸替四叔叔做了一件湖色華絲葛的長衫，四叔叔嫌光色太漂亮不要穿，四嬸嬸一定要給他穿，因此兩個人就衝突起來。四叔叔說：『我穿的不好看，與你有什麼相干？』四嬸嬸說：『你的漂亮，就是我的面子。』四叔叔說：『衣服穿在身上，何關於你！』四嬸嬸說：『穿在你身上，看在我眼裏——我天天塗粉擦脂的給你看，你也應該裝得好點給我看的。現在你自己不裝，我來代你裝，你

不感激我，倒要來反對我，你的良心在那裏呀！穿呀！」四叔叔聽得她的聲音一響，就穿上了。穿了出外，逢人便說：「這衣是內人的面子。」又有一次，也是深印在我腦經中的，是四嬸嬸愛惜食物過甚，凡是好的東西，總不肯新新鮮鮮地吃下去，一定要等到他壞了才吃。滋味最好的東西，還要連皮連骨帶壳帶層的吃下去。四叔叔恐怕她吃壞肚子，所以常常要管她。有一天，四嬸嬸吃酥糖，非但將酥糖的紙包一古腦兒吃下，而且落在地下的粒屑，粒屑邊旁螞蟻扛着的泥塊，也要拾來吃。四叔叔在旁看見，替螞蟻抱勿平，因此又大大的衝突起來。那一天，我立得太遠，風又不順，祇有四叔叔的聲音響聽得清楚。他說：「你的氣量太小了——你只曉得顧自己，太不顧自己以外的小生命，——螞蟻微生蟲，沒有吃粒屑要餓死的吓——」惜罪過，餓死螞蟻微生蟲，反而勿罪過了嗎？——阿彌陀佛！」忽然一陣順風，好像聽得四嬸嬸也唸一聲「阿彌陀佛。」兩個人都不作聲了。

(七)大房裏的大伯母，今年五十八歲，自從大伯父死後，她天天哭，哭了一年，

竟成了一個哭的專門家。我們親族中談起哭來，總要推大伯母爲第一。因爲名重一時，凡遇到我們家裏有喪事的時候，大伯母走到那裏，小孩子們似同遇着音樂家魔術師一樣，就跟到那裏。大伯母哭一聲，和尚們的鐘磬木鐸也好像和她合了拍子的打擊一下，那些聽的人們，也搖頭擺尾的振動，浮躁的少年還要在旁邊喊好。就是因哭的人們，沒有一個不止往着聽。而且個個人的眼淚，都好像被她奪了去，祇願從她一個人的眼眶裏流出來，所以數百年暗而舊的大廳中，不甚平整的方磚上，生着青苔的破縫裏，大伯母的眼淚流着，好像長江裏流水一般。小孩子們見了，各人拿了一根篾片，爭先恐後的做夏禹王，把磚縫當作江河，把天井當作東海，玩得真有趣。竟將悲傷的事情，完全忘記了；四公公是最相信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所以他在旁撚着鬚鬚的說道：『樂極生悲，悲極生樂。』

(八)五房裏的三哥哥，在五個兒子，都已長大了，但是他祇選一個入學校讀書；還有四個竟不教不育地聽其自由。人家以爲三哥哥不注重教育，其實他倒對

於讀書的一個非常認真的。三哥哥又生四個女兒，內中三個已經抱到育嬰堂裏去借了慈善家的手殺死了；現在祇剩了一個，這一個他倒很鍾愛的。親戚們見他這種情形，沒有一個不問他的理由。他的回答，總是「以少爲貴」四字。因爲他是一個商人，生意很會做的，常常見市面上缺少的東西，他就買了居奇，所以他賺的錢不少，對於「以少爲貴」他頗有經驗的。他抱了居奇主義，所以將所得的錢，大半要埋在地下，親戚家死了人，他還要勸他們的珍珠寶貝放入棺中。他說：「地下埋的愈多，就顯出存在世上的愈貴。」最可奇的，去年九月裏他生了一場大病，他自已以爲必死的了，所以吩咐他的兒女們道：「我死後世界上又少了一人，你們可以貴重一些了。不過你們要曉得父親只有我一個，我死後應該看重才好。將我的棺材要多雇幾個人扛着，在熱鬧的路上遊行一週，使得大家曉得「以少爲貴！」他雖則吩咐了這一番話，但是至今還沒有死。他的兒子心中，好像多有點討厭他。最怨恨他的，是他爲什麼要生五弟兄。

(九)崇仁公公是一個賺錢的專門家。他的兒子三寶叔叔是一個用錢的專門家。崇仁公公的錢越賺得快，三寶叔叔越用得快。崇仁公公用盡心力賺來的錢，僅夠給三寶叔叔用，他自己未始不明白，因為要成一個專門家，所以不能管別的了。三寶叔叔費用錢財時，也未始不曉得崇仁公公賺來困難。因為他也要成一個專門家，所以也不能顧到孝順二字了。崇仁公公還有一個女兒，今年十八歲，雖然沒有入過時髦學校讀過書，但是他的美學程度，好像是在專科大學畢過業的。他每天早起，將辮髮梳得很光滑，面上塗得雪雪白，衣褲鞋襪的顏色配的真好，服裝首飾的花樣常常換新式。那些近視眼兒見她，差不多天天要問她尊姓大名。就是我們見了她，也往往要當作一位新客人哩！因此人家有稱她為美學專門家的。崇仁公公的一房，有了三個專門家，竟和紹周嬸嬸的專門生兒子，滿生嫂嫂的專門生女兒，同為我們家裏最榮耀的事。但是崇仁公公自己心中總有點不滿意，他說要做一個賺錢的專門家，比做隨便什麼都難，因為無論如何避用錢，總是免不了

的。

(十) 靜軒叔生平最得意的，是生了一個兒子，而且相貌很像自己的，他鍾愛極了，常常帶在身邊，逢人便說：『我最佩服的是孫中山先生行易知難之學說，我生了兒子，現在兒子已經長大了，但是我還不曉得怎樣會有兒子？兒子怎樣會像我？我爲什麼人家不會生出像我這樣好兒子來？』這種疑問在沒有生過兒子的

人聽了，固然不能解釋，即使生過七八個兒女的，也難以引一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之說來反證他，靜軒伯因此更加得意了。過了兩年，他問着一個瞎子，瞎子才將他怎樣會有兒子？的疑問，答了出來。瞎子說：『你的命裏應該有一個兒子，兒子的命裏應該像你，人家的命裏不能生出像你這樣好兒子來。』

(十一) 正心哥少年時，對待僕人刻薄無情。常說：『僕人們生來一副賤骨，非打罵不可的。』自從他和女僕菊兒發生愛情之後，他才主張平等之說。菊兒生了一子一女，他因爲菊兒喜歡兒子，他才喜歡女兒。他對我們說：『女子最馴善，而且

他的見識生來又比男子高。你看那些強盜、商人、政客、官兵、律師，都不是女子做的。即使做用人，也有做太太的希望。做乞丐，也有得着一班過路人的可憐。若是男人做乞丐，那些過路人就要說：「你年紀輕輕，爲什麼不去做事賺錢呢？」所以我不愛兒子，愛我的女兒。」我們家裏的人，對於正心哥和菊兒二人，常常現譏笑的態度，因爲他們倆是主僕結婚的緣故。有一天，正心哥從外面回來，看見有三四個僕人取笑他。他就立定，將平等之說解釋一番；不料他講了之後，僕人們更多取笑之話。有的說：「他不得已而說平等的。」有的說：「他既然講平等，爲什麼不和別人發生愛情呢？」而我們的伯叔輩，又多責備他，向僕人演說，太不自愛。後來他被那些人逼得沒法，只好遷了出去，大概是遷到沒有人曉得他們倆是主僕的地方去過安逸日子了。

(十二)有名的慈善家佛生哥，東奔西走的最忙碌，不是到育嬰堂去監督掩埋屍骸，就是到去年受災區域去賑濟災民。一忽兒到各處去募集捐款，一忽兒到

北京去領嘉禾勳章。家中養了許多可以隨便使喚的難民，自己常常坐了汽車出外兜圈子。他飛奔火車站附近的時候，很得意的對同車的朋友說道：「汽車旁邊就沒有跟着那些討厭的乞丐了！」有一天，撞傷一個老嫗，他對車夫說：「開——我有要事——你對他說：如果受傷，到離此五里路遠的紅十字會醫院去看，說我招呼的，可以不要出錢。」他自己在車中想道：「我今天又做了一件好事——那老嫗要不是碰着我，到那裏去醫呢？」他因為到處做善事，認識的女人多了，家中娶了三個小老婆，不夠，外面還要和七八個寡婦相好。他常常對朋友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做好事的多偏重在施粥飯方面，惟我以為應該並重的。那些寡婦真可憐呀！」他做好事不過三年，就不要和我們同住了。自己造了一座很大的洋房，買了許多地皮，暫時將地皮租給善堂，作為義塚，預備待善價而沽的。現在我們家裏的人，比較起來，他可以算得一個富翁了。所以親族們相談善惡報應，一定要牽連佛生哥的事。他們說：「他從前沒有錢的，現在做好事，就這樣好。到底要做好事！」

『善有善報！』

(十三)瑞芝九叔叔是個儒醫，他自命不凡，家中有人生病，他一定要來開方，假使不去請他看，他就要發脾氣。所以無論那個生病，不敢不請他來。他又遇着無論什麼病，第一次診脈的時候，一定要當病人面前說得很厲害，到第二次才說不要緊了。這大概是他顯自己本領的好法子。我記得我小時候，有一次小傷風，請了他來診視，他一按脈，就跳起來說：『這是很厲害的。你們要當心呀！』他神氣的可怕，聲音的洪亮，嚇得我連忙縮進被裏去，好久不敢伸出頭來！並且發了一身的汗。雖然身上覺得很熱，但是動也不敢動一動。後來聽得母親對我說：『他去了。』我方敢探出頭來。又聽得我的哥說：『他的脾氣是這樣的。』我纔將恐怖心放下。我並沒有吃他的方藥，第二天就很快活的起來了。隔壁五嫂嫂見我背了書包上學去，向着五哥說道：『他昨天生病，今天就好了，瑞芝九叔叔的本領真不小呀！』五哥哥說：『瑞芝九叔叔現在正在交好運咧！』

九叔叔在生意好的時候，非常快活。同棺材店裏張老板立在街心談起天來，趣味真好啦！我們立在旁邊，只看着他們的面容，還沒有聽得他們的說話，已經也要跟着他們笑迷迷了。在他生意清淡的時候，他走到街上，總是俯着頭，不住的咳嗽，左邊一朵痰，右邊又是一朵痰，好像沿路佈種肺病的黴菌一般。有一天，心寶弟放學回來，大概這一天剛剛聽得先生講過衛生學，所以他在路上遇見了九叔叔在那裏佈種，就立定了作一個揖，發問道：『九叔叔，你是做醫生的，爲什麼不將自己的肺病醫好呢？』九叔叔被他這一問，一時倒回答不出話來，停了片刻，才說道：『哈哈！你們小孩子是不懂的，我們做醫生是救人的，不是救自己的，救人還來不及，那有閒功夫來醫自己的病呢！』說着就很得意的走開了。

九叔叔雖是儒醫，却也信宗教。所以他對於富貴的人們醫病，非常用心的，對於貧病的，不得不用勉強敷衍的手段。他常對友人說：『富貴的人們應該長生，貧苦的人們應該早死，我們希望大家上天堂。』

(十四)微生弟少年英俊，在高小讀書的時候，受了先生所講歷史上名人口中的『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當如是也』的影響，所以他一畢了業，就約了幾個友人，高談政治改革，常常祕密的會集。一天，被他的哥哥吉生曉得了，對他說：『你不懂政治，談什麼政治，還是去學好了再譚罷！』微生弟不服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見亡不救，何以爲民。』今不言救，後悔何及。』剛剛那個時候，革命軍起，微生弟就混了進去，不多時，居然達到大丈夫的目的。將清朝的官，取而代之，人民之富，取而代之，自稱老革命黨。然而最怨新革命黨之取而代之也。我們家裏的人，因爲他有錢有勢，就對他分了兩派的議論，一派是出鬍子伯伯們，說他的取而代之的，改革政治，簡直是駝子換搭腳，還不如從前皇帝時代的專制好。一派是姪兒們居多，他們說，一個人只要有機會，不必求什麼學問，只要有錢有勢，不必講什麼道德。我初以爲微生近房姪兒輩，必定要多出幾個革命黨人，那裏曉得得意是一個也沒有。後來細細觀察，才知道微生弟的取而代之的主義，在家中早已絕傳了。

(十五)益清大姪的命，從小就被瞎子算了出來，說他將來可以點翰林的，因此他的父母非常的愛惜他，好吃亂用，件件都依，漸漸地父母變做僕人一般。他對待別人，就像自己已經點了翰林的架形，他年記長大，智識漸開，似乎已經明白沒有學問不能點翰林的苦，就怪他的父母，恨他的先生，討厭他的老婆。過了幾年，父母死了，先生去了，老婆回娘家了，他一人在家。看着家中的器具，件件像眼中之釘，天天拿出去變賣。器具差不多賣完了，他要和我們分家，我們大概是贊成的，不過祖母以為好好地團集的家庭，不能依一人的要求就分散了，不答允他。我們幾個弟兄只好和他訂密約，指定一部分給了他。橫豎祖母離此很遠，只要僕人們不去傳信，永遠不會曉得的。他得了一部分的產業，先從田地上着想，他想到：『我不是農科專家，有了這許多田地，自己不能種植，要他做什麼？』沒有幾天，特別大廉價賣脫了。他一人在家，看着牀鋪，看着房子，都覺得太老舊，因此又想到：『老人遺下來的東西，總沒有一樣好的，這樣大而舊的房子，怎麼配我用呢，我今天弄得這個

地步，又安知不是這所房子害我的，還不如賣了去好。」房子賣了之後，他又怪到父母墳上的風水，也將牠變賣了。他自己住在客棧裏，起初很適意的。後來說是客棧裏住不下了，常常到我這裏來。有一天，我問他：「你爲什麼要將家產敗完？」他說：「我父母不好好地教育我，我報他的仇。」我說：「你父母死後，所有的東西，已經是你自己的了，怎麼可以這樣報仇呢？」他說：「這種腐敗的而且老舊的東西，非起底不可。」我說：「你是你父母的兒子，又在這腐敗老舊東西堆裏伴了二三十年，要說腐敗老舊，難道你自己不是腐敗老舊中之一分子嗎？」他聽我這句話，兩眼瞪了一瞪，點了點頭，轉身就走。我待他去了一點鐘，才覺着他這次去的神色不好，一定是我的話說錯了。趕緊派了僕人四處去尋，尋到夜半，多回來說：「找不着！」第二天早晨，接到他從郵局寄來一封信，上面寫道：「叔叔！你的話說得真不錯，現在完成我的起底主義，今天夜半蹈海死了，姪益清絕筆。五月一日晚十時。」

我接到這封信之後，立刻派人去撈，撈了幾天竟連屍體也撈不着，咳！我的說

話害人啊！

我寫到此處，我的朋友春生兄在旁說道：『果夫！你可以罷了，你既然曉得你的說話害人，還是少寫的好。』我一想倒也不錯，如果再寫下去，免不了揚些家醜，就是我的伯叔兄弟們，也要禁止我寫的，還是見機的好。但是我要對諸君聲明，我們家裏的人口在五百以上之數，如果有五分之一可記，每人一件事，就有一百節，我現在祇記得十幾節，所以事情還多着咧！

十二，六，八。

善事

我們城裏有一位大慈大悲的紳士，年紀有六十多歲了。他家裏向來開藥材店的。他的父親從前做官，兼做醫生，從這幾件事裏，也賺得有不少的錢。他從小跟着父親，學看醫書，曾經讀過幾篇本草，記得幾個湯頭歌訣。所以他在地方上，是一個不掛招牌，專盡義務的儒醫。這位紳士四十歲的時候，還沒有兒子，討了兩房姨太太，也沒有生育。他素來很有孝心的，以為『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所以發願做些善事，積些陰功，求老天保佑，早生貴子，替祖宗繼承香火。就拿出些祖父積下來的醫世醫民的銀子，又在外而募化一點，湊起來辦了一個善堂：冬天施寒衣，夏天施茶水，又從那些死了沒有棺材睡的人着想，施些棺材，對於一般貧民的養生送死，給了不少的恩惠。不出一年，他便養了一個兒子。兒子長大了，去年討了媳婦了。這位紳士已經年逾花甲。俗語說：『中年望抱子，老年望抱孫。』他總想他兒子早

一點替他養一個肥肥的孫子出來，圖他們夫婦的老來歡喜，於是決心加做善事。他看見各地方都有了嬰育堂，我們城裏還沒有，今年春天，便約幾位歡喜結善緣的朋友，辦了一所育嬰堂。恰好今年是己未年，未字屬羊，那些厭惡「羊女兒」的人，都把他生下來的女兒，望他的堂裏送。所以他那育嬰堂發達得很，不到幾個月工夫，堂裏留養的孩子已經有了一百十多個。起初一個奶娘領兩個，後來由四五個加到七八個。這些「羊女兒」沒有造化，兩三個月裏就足足的死了八十多個。那一天我在一個地方遇見這位紳士，我看見他精神康健，滿面善容。我說：「老先生！你老人家近來更康健了！」那位紳士笑嘻嘻的回答我說：「好說！好說！不過是託天公，神佛，祖宗的保佑罷了！」我又說：「你老人家善事作得多，所以一定是越老越享福的。」紳士也很滿足的說：「我的力量很單薄，也做不了多少好事，不過我今年辦這個育嬰堂，恰好是個當口，所以倒還發達；還有我從前辦的那個善堂，今年也多施出八十來口小棺材。我總是盡心竭力，望着做得到的事做罷了！」我和這

位紳士分手，回到家裏，把他的事蹟細細想了一番。他始終是做善事的！他真始終是做善事的！

八，九，二。

不事生產的人

華翁是一個不事生產的人，並且是反對他人生產的。

他祖宗遺下來的財產，個人使用不盡，所以娶了許多小老婆，生了許多不教不育的兒子，幫助他消化。

他最歡善做好事，所以辦了一所育嬰堂，將人家的子女慢慢兒的代他們消滅。他又辦些善堂會館，專做除材及掩埋等事；所以買了許多可以生產的田地，造成了一高一低的義塚。每年到了冬天，地方上有施衣，施粥，施米等善舉，他總在場，並且竭力推廣。他在路上，遇見了衣衫襤褸，做小買賣的貧人，他往往向他們說道：『你們如果餓了，可以到某處去吃粥。你們如果冷了，可以到某處去穿衣。家中沒有米，可以到我家裏去拿米票，再向舖子裏去取。』做小買賣的人聽了他指導不勞而獲的法門，自然個個很高興的稱道他是一個救苦救難的活觀音。他年紀老

了，常常顧慮着死；因此在家鄉買了一百畝的桑地，八十畝的田，六十畝的果園，兩個極大的蕩，經營了四年，造成一座莊嚴堅固的生塋，東邊立碑，西邊建亭，田地上所種的，無非是奇花異草，蕩裏所蓄的，是一種美觀的金魚。到大功告成的一天，他大宴賓客，居然也有不遠千里而來的。客人之中，有的稱道他做了一生的善事，死後也應該享受這般洪福；有的羨慕他的，想將來自己老了，也能營造這般大的墳墓；有的是評論風景；有的高談風水。最能動他聽的，是一個獻了擴充計畫的某學者，他說：某處地面太窄，應該兼併他人的田地；某某幾處不甚堅固，應該改用鐵骨水泥的工程。惟有那些四年前的地主，和全村的農夫，偏不爭氣，穿着襤褸的衣服，赤着兩隻腳，在場外指着這塊地，說些什麼蠶呀，米呀，每年六七擔的絲，二百幾十擔的穀，和他們不相干的閑話。他聽了討厭，所以呼喚僕人們，立刻將他們趕走了！

他死的那一天，集了兒女們，遺囑道：『我的墳墓經營了多年，爲我一生的大事業，你們必須好好的保存；我做的好事，你們須繼續的做下去，並且要盡力將他

們擴充。自我死的一天起，用和尚道士拜七七四十九天的懺；最好擇在蠶忙時出殯，儀仗要排得十里路長，直到墳前；必須演七天的好戲……」說到「戲」字，他的氣就接不下去了。過了一刻鐘，全城的人都已曉得華翁死了。

八十二，五。

教育之果

落霞村土地廟前，銀杏樹底下，有兩個老者，坐着一隻半破半舊的板橙，架起了腿，很有興味的談汪王兩家的婚姻大事；一只中國種的草黃狗站在旁邊，向着二位老者不斷的搖尾，好像牠也很領略得這件大事似的。

汪王兩家都是本村的大戶人家。汪家的公子是二老之中一位白鬚者的乾兒，所以白鬚老者得以知道汪家的事，黑鬚老者得有機會聽這種重要的新聞。白鬚老者向着黑鬚老者道：『我的乾兒真聰敏，比起他的爺要聰敏得多。他在這個村裏不要別人做老婆，偏偏要王家的小姐。你可曉得王家小姐的相貌美麗，學問高深，可以算得女子中數一數二的人物；他和王家小姐做夫妻，可以算得美滿姻緣了！』說到這裏，就哈哈笑了一陣，然後繼續着說道：『我的乾兒子到外國去了三年，得着一個外國博士回來。聽說他的學問好極了，外國人也有不如他的，你想

我的乾兒多麼好！他又是哈哈的笑了一下，乃將靠在銀杏樹旁的一支旱烟管拿在手裏，擦了一根火柴，燃着烟斗，吸了兩口烟，又順手在袋裏摸出一只小烟管來，向黑鬚老者說道：「這一隻烟管是我乾兒從外國帶來送我的，我因為外國烟末不容易買，所以不大用牠，你看這多麼可愛呀！」說完，給了黑鬚老者看了一眼，立刻藏入袋裏去了。他又吸了兩口烟，繼續着說道：「那個王小姐是什麼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的，你想我們這村裏還能夠找得出第二個師範學校畢業的女子嗎？就是男子也很少，男子之中要夠得上配這樣出色的女子，恐怕祇有留學生；像我的乾兒子一樣的留學生，所以這椿姻緣也可以算是前世註定的。」說着，又很得意洋洋的笑了幾聲，將旱烟筒在樹根上打了幾下烟灰。那只立在旁邊的黃狗，尾巴搖得更加起勁了。鬚老者接黑着問道：「那末他們倆是誰做媒人的？」白鬚老者道：「媒人？你道是誰？就是他們倆自己！」黑鬚老者驚奇的問道：「怎麼他們自己可以做媒人呢？」白鬚老者道：「哈哈，我的乾兒是從外國學好情書，寫了寄來。

王小姐在師範學校裏把文學也學得很好。兩下裏一個來了一封信，一個自然也回一封；一個有了情，一個自然也有情；這裏一封情書去，自然那邊一封情書來；我的乾兒子仰慕着王小姐的英文好，王小姐仰慕着我的乾兒子是個留學生，自然一天一天的甜蜜起來。你想這還要什麼媒人？黑鬚老者點了點頭。白鬚老者又繼續說道：『我的乾兒子初初祇和王女士通信，沒有見過面的，所以回國之後，第一個就去看王女士；王女士在師範畢業之後，沒有心向教書，第一件事是盼望我的乾兒子回來。兩人碰到了，其熱情可以想見，所以不久就結婚。他們結婚的那一天，可惜你不在這裏，如果你在裏，可以增長見識不少，一切都是外國派。我的乾兒子樂得處處表現出他的外國笑容，王女士的快樂，真是把眼睛笑得連眉毛都會開花似的。那天王女士噯哩咕嚕，唱了一只外國歌，親友們雖然莫明其妙，但是也還覺得很好聽。後來他們新夫婦開起金口來了，吃酒客人沒有一個不注意着聽的，可惜大家一句也不懂，大概是說的外國話。王小姐叫了我一聲，我也不懂，

大概他也是用的外國稱呼。哈哈！祇有這一對才是好夫妻！才有好福氣！」黑鬚老者問道：『結婚之後，他們怎樣呢？』白鬚老者道：『自然過他們美滿的生活。』黑鬚老者很驚奇的問道：『難道他們不做事嗎？』白鬚老者道：『還要做什麼事呢？他們兩家都是有錢的人家，還恐沒飯吃嗎？』黑鬚老者道：『他們既不做事，有了學問做什麼用呢？』白鬚老者道：『學問何必爲用？像我的乾兒子那樣，在外國學農回來，難道真做農夫不成？你想他拿慣了棍子，難道還可以拿鐵耙嗎？他穿慣了皮鞋，難道還可以赤腳耕田嗎？像王小姐學師範，他是千金小姐，難道還願意坐冷板凳，教書過日子嗎？老實的說，他們有錢人家的兒女，不能不讀書，兒女長大，又不能不學一種東西，放在肚裏，免得給人家看不上眼；至於做事不做事，又誰去管呀？他們倆一塊住着很適意的，多麼好過。我們村裏的小孩，沒有一個不羨慕他們的，連我的那個大孫子也常常向我吵着，要出洋，你想我的家當，可以供給一個孩子，在外國一年的用途嗎？自然不能允許他。他前天又來要求，並且也要去學農業。竟

給我猜着了牠的用意；你道牠的用意在那裏？他無非也要與我的乾兒子一樣，寫寫英文情書，回國討一個如王女士一樣的老婆。」黑鬚老者聽到這裏，恍然的說道：『啞！難怪我前天回到家裏，我的女兒就要求我允許她入什麼女子師範學校。』黑鬚老者很不自自主的笑了一笑。白鬚老者很得意的大笑一下。因此並排坐着，都像有心事似的不說話了。忽然遠遠地有狗叫的聲音；老者身邊的狗，也跟着不斷的『汪汪』『王王』狂叫起。來白鬚老者驚立起，來指着遠遠走來的一對洋式夫妻向黑鬚老者道：『這就是我的乾兒子汪伯生和王愛英小姐來了，』說着立刻就迎上前去，而那只中國種的草黃狗還是『汪汪』『王王』叫個不停。究竟牠是爲什麼叫？誰也不知道！

返老還童

自C. F. 醫生發明了真正返老還童術之後，轟動了全世界的人。每天報紙上的篇幅，幾乎佔了一半。看報的人，每天都是那麼想：『我的年紀，快要老了，何勿去請這位醫生施一施術？』想雖是那樣想，但是出得起錢請他實行的，能有幾人。所以多數人看了報，好像生了相思病一樣，精神一天天的萎頓下去；又好像受了催眠術一樣，年紀倒立刻老了起來。

這位C. F. 醫生雖則在很短的時間，教出很多的高徒，分布於全世界。然而那時候如果有人將全世界人類年老的程度，和返老還童術沒有發明以前，做一個比較的統計，恐怕還是相等。

後來那些不識字的也曉得了。就是城裏的塾子也看見了，鄉下的瞎子也聽得了。施行返老還童術的醫生，雖然一天忙到晚，但是總忙不到無產的平民身上

去！於是乎平民之中，有因返老還童，起了意外爭執的；有因羞恨無力，自尋短見的；有因老母不能還爲童母，被人指爲不孝的；有些最喜歡倚老賣老的寒士，以爲從此沒有倚老的機會，一氣就氣死的。

惟有那些富翁，真是快活極了。他們的計算金錢，本來愈老愈精明；返老還童後，好得身體還了童，一切的事業和思想，還是可以繼續的更老下去，所以他們的金錢仍舊可以繼續增加，繼續享用。他們生了兒子，如果看上去祇會用錢，不會賺錢，那麼還有再生一個好兒子的機會。所以富翁的家庭，再也沒有像從前那麼容易衰敗。

還有那些軍閥，政客，官僚，也是非常的高興，因爲他們本來所怕的是年紀老，有了返老還童術之後，他們以爲可以根據壽命的延長來延長他們的任期，所以更努力的把持政局。將軍們總喜歡說，「年老身不老，」以自顯其資格與精神。各處靠着做壽斂錢的軍民長官，從此又添了討老婆生兒子的斂錢機會。不過因爲

他們喜歡斂錢，所以對於老婆的返老還童是禁止的。這可以算得男女間新發生的不平等！

返老還童術發明之後，不過三四年的光景，政府裏大老，和民間的富翁，以及同我一般的信徒，大都已经施術了。有一天，政府忽然的下了一道上諭式的命令道：

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道統相傳，絲延弗替。本大總統德被蒼生，威感蠻貊，神人靈術，應運而生。返老無憂，還童有慶。秦皇漢武，空望蓬萊。河圖洛書，遜其祥瑞。此本大總統所以傳令嘉獎，頒賞有加也。但金錢買命，古訓昭然。故必富貴逾恆，庶可納資受術。嗟爾小民，蚩蚩無知。或因貧寒，犯上作亂；或冀名利，此競彼爭，按照天演公理，應早嚴加淘汰。乃竟亦步亦趨，妄冀非分。若不嚴加禁止，將無上下之分，更無貧富之界。人盡還童，術焉足貴。自茲以往，凡欲請醫生施行返老還童之術者，務於一年前，先將原由及財產官職等報

明地方官長，轉呈本大總統批准，方可施行。否則以竊盜年齡律，處以重罪。此令。

這道命令頒了下來，普通人民，再也沒有還童的希望了。因為呈文上去，非待二三年或十幾年不能得到他的批示。年老的人，那裏能夠等他打一個轉回呢！但是那時候，從沒有人敢說一句反對的話；恐怕一反對，不要說是還童，連老也不許你老了。我雖不是富翁，也僥倖的施過一次還童術。因為這時候的觀念不同，以為永遠做人做下去，沒有什麼味道，何況是永遠做專盡納稅義務的平民。所以我也不發反對的論調。只在還童報上投了一段我的返老還童的故事，尋尋開心。我想人人將他有趣的故事公開一下，使得天天看報的人開開心，或者也可以算得我們平民的返老還童術，就是政府下了十道上諭也不中用的了。今將我的故事寫在下面，請諸位看看：

我的施行返老還童術，是偶然跟了一位朋友到童醫生那裏去白相。不料這

位童醫生，就是我小時候的同學，現在有名的老醫生的變相。我一見了他，立刻想到小時候的情形，他倒也認識我。不過他開口就問我：『你爲什麼這樣守老？』我初聽得他的話，有點不懂。後來想了一想，才曉得守老和守舊差不多。他不守老，所以變爲童；我守老，至今還是老。過了片刻，童醫生又對我說：『你何勿也試行返老還童術呢？我可代你施行呀！』

我的朋友在旁邊也勸了我一番。我一想：『我不是守舊的，當然不能守老。』就毅然決然的請這位同學施術。也不去告訴家裏的人。因爲那時候距離發明的時間，不過幾個月，我們家裏的人，還是懷疑着反對着的。

那一天，我就住在童醫生家裏。童醫生費了一點鐘的時間，施了手術，令我睡了一大覺。第二天起來，我恐怕家裏的人記念，別了童醫生，立刻回家。跑到里門口，見我的第三個孫子在門外拍球，遠遠的喊：『大哥！大哥！回來拍球呀！』待我走近，反不喊了。並且他也不和平常一樣的向我行禮。我心中很不高興；因爲急的要到

屋裏去，也不去問他了。

我走進屋裏，見我的大兒子正和一位朋友在客堂裏談天。我剛剛跨進客堂門，大兒子立刻指着我向朋友介紹說：『這是我的大小兒。』我本來對於我兒子們的朋友，不大理會，所以我還是向着裏面走。不料我的大兒子大發雷霆，將我拉住，令我向他的朋友行禮。說道：『規矩不懂嗎？……快向這位世伯行禮！』我被他一拖，心中好氣。但是仍舊不理他，豈料我的大兒子竟動起手來，將我打了一個嘴巴。我做老子的才有打兒子嘴巴之權，豈有受兒子嘴巴之理。所以我也開手將他打了兩個嘴巴。於是兩人大鬧起來。我罵他不孝，他也罵我不孝；我罵他癡子，他也罵我癡子。那位朋友在旁看了，弄得莫明其妙。後來我自己聽聽我的聲音，和從前不像，大兒子也看見我的大指頭上的玉班戒，大家都呆定了。這時候，這位朋友倒也聰敏，走過來說道：『你們恐怕誤會了吧！這位怕是老伯吧！現在返老還童術盛行，或者老伯剛剛施術回來。你們是初次相見吧！』我們父子被這位朋友一提醒，才

認明了。我的大兒子慚愧的了不得，立刻向我陪罪。這時候，我一點不氣，并且暗暗的覺着有趣。因爲我萬萬料不到返老還童能夠還到同我的大孫子一樣大，而且證明我的大孫子的確和我是相像的一個孫子。我不叫這位朋友做老伯，他倒和我開談了，不到半個鐘頭，叫了我三五十聲的老伯，豈不是很有趣味！還可惜他不叫我童伯，假使他叫我童伯，更是覺得有趣了。

客人去了之後，我就跑到我的老婆房裏。我的老婆因爲晚上等門，睡得太遲了，所以剛剛起來。正穿了一件寢衣，對着鏡子洗臉。伊雖則年紀老，還是很怕羞的。在鏡子裏看見一個年輕的人走進房門來，沒看得清楚，就奔向後房逃避。我從來沒有看見我的老婆這樣恐慌過，就忘記了伊的年齡，以爲伊有什麼外遇，立刻跟着追上去。追過大衣櫥旁，又好像竟有一個少年在玻璃邊隱隱的閃過。待我一直趕到後房，我的老婆回頭一望，才立定了腳，安心的說道：「噫！大寶寶！原來是大寶寶！你早晨到我房裏來做什麼？」我被他這樣一問，才將疑怒消釋，不由自主的笑

了出來。我老婆究竟和別人不同，祇向我耳朵旁邊一看，立刻明白那少年就是我。也撲哧的笑了出來。於是我將返老還童的經過詳詳細細的告訴了伊。伊覺着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少年男子配起來，是最不好看的，所以過了幾天，也老着一個鐘頭的面皮，請這位童醫生去施術。那裏曉得這位童醫生對於我的老婆，不肯白施手術的。他說：『我和你是同學，和你的老婆，可是沒有同學過。現在看你面上，大小打個八拆，計洋八百八十元。』我爲着我的老婆誠誠意意而來，祇好依了他的價格，犧牲了我半年的薪水，替伊還童。伊還童回家之後，家裏的人及鄰近的男女，好像看新娘子一樣，弄得伊躲也不好，不躲也不好，難爲情煞。第二年，伊八十歲了，還生了一個兒子。到彌月剃頭，請不着娘舅，反去請了一個嫡嫡親親的外甥來抱娘舅。這種事情，惟有返老還童後才會發生的。

我的兒子們，因爲我容貌比他們還要輕，有點不好意思，又恐怕人家把我們顛倒稱呼，所以都借了債去請醫生施術。

惟我最傷心的，是我的大孫子。因為他的相貌最像我，常常要和我弄錯。他也湊借些錢，去請醫生施術。醫生起初不願替他幹，被他要求得無可如何，而且也是一筆生意，所以只好替他辦一下。那裏曉得他的年紀不老，如何可以返老還童，所以不到一天，就回到他的零歲以下去了。咳！可惜呀！

這段記事登載出來之後，全國的人，的確當件事情批評。而尤以我們的湖州某茶館裏批評得最熱鬧。有的說：『我的爹爹還沒有讀過書，的確可以做我的兒子。』有的說：『某紳縉到七十歲還要討個十七歲的老婆，如果他先施了返老還童術，那才配哩！』有的說：『我們坐茶館的，假使個個人施行了，這茶館裏的老主顧還要多咧！』有些抱着怨世主義的口口聲聲說：『還童有什麼好處？』有些抱謹慎主義的總說道：『你們少說說罷！』惟有一個自稱為老而不死的老者，竭力的反對返老還童術，他說：『祇要老而不死就好了，何必定要還童？童子們總是好動多，事好動多，事還成一個什麼世界！』

這種議論紛紛的茶館裏，我們假使有空，泡碗茶，坐在旁邊聽聽倒也有趣得很。不過這茶館的老主顧太多，每天頂多留出一二個坐位給新主顧的。那一天有一個坐位剛剛給胡水州先生佔了。胡水州先生是一個很有見識的人，他主張將老的社會返老還童。同時絕對反對返個人的老，還個人的童的。他以為如果有人抱了個人返老還童的目的，不過增長他自私自利心罷了。所以他看了我的一段記事，並不開心，聽了他們的話，尤其憂悶。他正在憂悶無趣的時候，一個做買賣的人上樓來喊道：『湖州月刊要嘍！新出的湖州月刊要嘍！』胡先生因為昨天看了還童報不開心，今天有新出湖州月刊，當然是要買的。買了來一看，心中立刻轉憂為喜，對大眾說道：『這才是湖州的返老還童術！』大眾聽了，一齊蜂擁過來，將胡先生團團圍住。這茶館的那一邊，幾幾乎蹺了起來。

男子的乳

帕米爾高原的人種還沒有分布到全世界的時候，男子是天生成沒有兩只乳的，男女的模樣兒，雖然比現在多這點區別，然而他們的待遇都很平等，後來男子中出了幾個大人先生，說了些什麼男尊女卑的話，才把女子看輕了。因此後來出世的人，大家希望他都是男子，而婦女們偏勿爭氣，仍有女子生出來。那些性急的親族們，想了種種預知的法子。什麼算命哪，測字哪，看肚子哪，問菩薩哪，診左右手脈哪，隨便你怎麼着力，總不及仙人的靈驗。但是仙人到那裏去尋呢？所以他們雖然性急，不過僅在小孩的乳部找出一個辨別之處，算得最靈驗的了。他們得了這個辨別，就此一傳十，十傳百的傳開去。大家都明瞭小孩生到一半的時候，就能辨出男女來。因此他們見了無乳的，大家非常高興的幫助產婦，產婦也很高興，好像打了勝仗一樣，竭力的再生其餘的一半。生下來之後，大家又很用心的保護

他，教育他，使他成人。否則見了有乳的，大家就要鼓噪着，做翁姑的還要謾罵着，在這要緊關頭，自然把小孩嚇得魂飛天外，把產婦氣得中氣不通，其餘的一半，往往生不出來，母女同時死了的很多。即使勉強生了出來，也不能長命了。從此女子之數，一天減少一天，不但女子，人類也要遭滅亡之禍了。有一天，自然先生經過地球，見了這個情形，心中甚為憐憫，而且悔不該使男女在乳部有所區別。他立刻命所有的男子都生起兩隻乳來，遺傳下去，一直到男女的權能真真平等的時候為止。人類的傳佈，從帕米爾一直到全世界，男子的兩只乳，從那時起一直到今天，都還留着。這大概男女還沒有平等吧！

帘 窗

剥
本

幼年時代之孫中山先生

孫中山先生之偉大，在他幼年時代已經看得出來了。可惜我們中國研究歷史的人太少。所以自己有了這樣一位偉大的人，沒有人去研究他的歷史。反而煩勞了一位美國林百克先生來作傳記，是多麼慚愧的事！幸而有這位林先生寫的一篇孫逸仙傳記，我們小朋友纔可以曉得中山先生幼年時代的偉大。我現在根據林先生所作的傳記中挑選了四段，在百忙中把他們編成劇本，小朋友們在學校中可以演習，在家庭中也可以演習。這四段又各有獨立性，聯起來演也好，單獨的演也好。不過扮演中山先生的人，要選一位很莊重的才好。我不是文學家，描寫這樣偉大的故事，自覺不能滿意；希望國內文學家有很好的關於這一類的戲劇出版，指導我們好藝術好歷史的小朋友。

果夫附註

第一幕

地點：香山翠亭村

時間：民國紀元年前三十五年

人物：孫中山先生 十一歲 小學生七八人 鄉人男女老幼十餘人 財主

及其家屬六七人 強盜十三四人

布景：東北面是學校門口 西北面是一所巨宅的門口 前面是曠地

幕開時：【巨宅的門，被盜攻破；坍塌的聲音，正在發作。中山與小學生七八人本

立在一處，小學生聽得坍塌聲，都抱頭逃向校門內去了。中山獨兀立不動，注視盜劫的行爲，並表示沉思痛恨的樣子。越片刻，羣盜搬取箱篋等物，由巨宅中出來，嘻嘻哈哈向西南方而去。】

中山：（目送盜去，表示一種鄙夷不屑的態度。）唉！

【盜去之後，接着就是巨宅中人的嘆息聲，哭泣聲，由遠而近。有一個六七十

歲的財主哭得最傷心，從巨宅內出來，後隨眷屬六七人，於是鄉人漸集。】

財主：（懊喪泣訴）我在外洋地方做苦工，積集了許多金錢，現在都被強盜

搶去了！（哭）搶去了！完了！

鄉人甲：你家被強盜搶了嗎？趕緊去告官去呀！

鄉人乙：你家裏的錢都被搶去了嗎？

財主：都被強盜搶去了！完了！

鄉人丙：唉！可憐！都被搶光了！唉！

鄉人乙：那末怎麼辦呢？

財主：唉！倘使我不回祖國來，仍受着洋人的保護，今天也不致被搶了。唉！我們

是沒有保護的？（頓足）唉！我們保護的人在那裏？

中山：（走上前兩步）老先生：你從外國回來的嗎？外國人的保護是怎麼樣的呢？

財主：（向中山一望，久久不回答）

中山：外國沒有強盜嗎？

財主：（又對中山望了望，仍不回答）

中山：（又走上前一步）老先生爲什麼我們沒有保護的人？

財主：唉！我也不曉得啊！（哭）唉！我的錢都搶光了！唉！（大哭）完了！

中山：（自語）噯！爲什麼他也不曉得！（向羣衆）你們大家曉得嗎？

【鄉人各自談論盜劫事，均未聞中山語】

鄉人乙：我看見他們搶了東西去的。

鄉人丙：我看他們從那邊來的呢。

鄉人丁：他們都拿着刀子和槍哩。

中山：喂！爲什麼我們沒有保護的人，你們大家曉得嗎？

【鄉人均聞中山語，但各搖首不能答。】

(幕下)

第二幕

地點：同前。

時間：民國紀年前三十四年。

人物：孫中山先生 十二歲 兵士二十餘人 官吏一人 隨從四人 楊家三兄弟 園丁

布景：一個花園門口，以竹籬作圍牆，有一部份的竹籬傷損了，園內花草，歷歷在目。

幕開後：【滿洲兵士二十餘，攜帶槍刀，隨着一個強盜模樣的官吏，將園內住的楊姓三兄弟捉在了，一個個從園裏拖出去，其中一個好像是已死的樣子。越片刻，就有一個官吏，跟着三四個隨從，搬入花園，就把花園據爲己有了。】

【中山放學歸家，路過其地，遇見園丁。】

園丁：先生！我們家裏出了事了！我們的主人給官兵捉去了！

中山：嗚！爲什麼事？

園丁：我不明白呀！

中山：什麼？你的主人犯了什麼法嗎？

園丁：那裏！我們的主人從來不出去的，也從來沒有犯過一點王法。

中山：是啊！他們都很和氣，對待人也是很好的，什麼會有這種冤枉事呢？

園丁：官兵把我們主人捉了去之後，自己就搬進來住了。你看園裏的人都換過了！我不能回去了，大主人也被他們打死了！我現在要打聽兩位主人的下落去。（下）

中山：（走近花園，向籬笆裏面一望，果見樣樣不同。）啊呀！石像已粉碎了，花木都毀壞了。（跨入籬笆坍塌之短牆。）

官吏：（佩短刀，很兇惡的，在園內看見了中山）你來幹什麼

中山：我到楊家花園裏來看望三兄弟的。

官吏：這裏沒有什麼三兄弟。

中山：這是他們的園子，他們是我家的好朋友，我是來賞玩他們的園子的。

官吏：這裏不是他們的。

中山：是他們的！

官吏：你不能到這裏來玩！

中山：我爲什麼不能玩？

官吏：（怒容）你說的什麼。

中山：我說我到這裏來玩我朋友三兄弟的花園，他們常常對待我很好的。這

是他們的花園，我當然可以來玩的。

官吏：（勃然大怒）什麼？

中山：（轉變強硬）我來問你，你們爲什麼把他們捉去？爲什麼還殺了他們的

大哥？

官吏：（大怒）嘿！你來遊花園？（拔刀相向）我要教你一個玩法！小孩子！

中山：（挺身）你不要當是靠你有刀子，就可以強奪人家的花園。這座花園是

楊家三兄弟的。（說罷，大踏步向園門走去。）

【那時楊家看守園門的一只黃狗，忽然的向着官吏狂叫起來，官吏追趕到園門口。】

中山：（到園門外，毫不在意的自語。）有這樣可惡的官吏，唉！爲什麼會有這

樣可惡的官吏？爲什麼大家准許這樣可惡的官吏橫行無忌？

（幕下）

第三幕

地點：夏威夷

時間： 民國紀元前三十二年

人物： 孫中山先生 十四歲 中山友人某小孩甲乙丙丁 青年甲乙

布景： 學校園中

幕開時： 【中山和友人某（已剪髮改裝的僑商）在園中談話。】

中山： 我本來覺得奇怪，從前聽見有人說起：『一封信向筒中一丟，就可以達到目的地』的話，現在到此地一看，就明白了。

友人某： 有了郵政局之後，我們天天可以寄信，不必再等僑胞回去，要幾個月，才能和家裏通一封信了。

中山： 所以這種事業，我們要學牠才好。

【後面來了幾個小孩，內中兩個西童，及兩個雜種孩童。】

小孩甲： （拖他一下。）

小孩乙： （向甲）你拖他，（向丙）你拖。

小孩丙：

（拖中山的辮子）哈哈！（與他孩齊聲大笑而逃。）

中山：

（回頭看見是幾個小孩，很和藹的喊着）不要逃，跑快了當心跌交！（

接着再用外國話說一遍。）

【後面又來了兩個青年洋人，比中山大幾歲的模樣。】

青年甲：

（見小孩丙拖中山之辮，中山仍和顏悅色，所以經過中山身旁，亦將中

山之辮拖一下。）哈！

中山：

（回頭一望，立刻就一拳打過去。）嘿！你來欺我嗎？

【乙趕上前來助甲，向中山一拳，中山一彈腿踢去。】

青年乙：

中國人打我！中國人打我！

青年甲：

（趕來將乙扶起，向中山怒目而視。）嘿中國人。

中山：

（轉變和平態度）請你以後再不要欺侮中國人吧！

【經友人某稍稍勸慰，青年甲乙踉蹌而去。】

中山：中國人不能自強，什麼地方都吃虧。

友人某：他們太欺人了！但是你不打初來拖你辮子的人，爲什麼反打那後來的人呢？

中山：初來的人是弱小的，我不應該打他；後來的是強大的，我當然要給他一個教訓。

友人某：好了！你的辮子就好剪去了，何必再留着給人家玩弄呢？（說時指着中山的辮子。）

中山：我還要留着。

友人某：留着做什麼用？同我們一樣，豈不很好，很便當。

中山：你不曉得，這是我們的恥辱，我們的一種恥辱。一個一個人的雪恥，是不宜的。我想將來要集合全體同胞，一齊剪髮，一齊雪恥才好。

友人某：那末你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中山：到大家聯合起來，有了中興中國的希望，我才可以和一班同志一齊剪掉牠。

友人某：唔！原來你有這樣的願望。（警鐘響）啊呀！火燒了！

【校外有了火光，校中的救火車立刻就出去了。】

中山：（遠望着，很深沉的向友人某）你看！他們救火也比我們中國好！他們做事這樣有訓練呀！

（幕下）

第四幕

地點：由香港回香山途中

時間：民國紀元前二十九年

人物：孫中山先生 十七歲 舟子三人 乘客甲乙丙丁戊己 老嫗一

小孩一 關員稽查員若干人

布景：舟中

幕開時：

【中山坐在舟中左邊。一老嫗，因舟盪嘔吐，中山爲之揩抹，一小孩睡在舟中，中山爲之覆蓋。】

舟子：客人們！將要到關卡了，你們對釐捐局中的人，請不要麻煩，若是觸怒了他們，他們要爲難你們的。

衆乘客：曉得了。

乘客甲：真討厭。

乘客乙：不要說，來了！來了！

【舟靠岸，一海關洋人，隨着華關員數名，下船查驗。】

【乘客甲帶了一大包鹹魚，包上放了兩條，關吏就不查了。乘客乙和關吏說了幾句外國話，也放過了。查到中山，把箱子打開，搜查甚嚴，篋中許多新的教育用具及書本，均被翻得凌亂不堪。查完了，又查他人。關員去了，又來

了一批稽查員。】

稽查員：快把你們的行李打開給我們看。

中山：我已經受過檢查了。你們爲什麼還要來檢查？

稽查員：上次的檢查，不過是收本地的海關稅，我們是收釐捐的。

【中山又給他們儘量的翻箱倒篋，翻了一刻鐘去了。中山把箱子鎖了。第三

批稽查員又來了。】

稽查員：打開來！快打開來！

中山：我已經過兩次檢查了。

稽查員：（很輕侮的態度）他們不過是收本地的海關稅和釐捐罷了！我們是查

禁私運鴉片，保護百姓的官吏。

【中山讓他們又查了一番，把箱子鎖了。接着第四批稽查員來到了，穿了制服，携了槍械。】

稽查員：打開行李來！

中山：你們現在爲什麼來的？檢查了三次，還不夠嗎？

稽查員：不是！我們是查禁私運火油保護公衆的官員。

【中山遲延，不願打開。】

稽查員：不要遲延，快把你的箱子鋪蓋打開來，我們才可以知道你私運火油沒有。

中山：這是胡說，你們看了我行李的數目和大小形狀，便可以知道沒有地位可藏火油的。你們爲什麼要把這無意識的要求來麻煩我呢？

稽查員：你不肯嗎？

中山：不給你查。

稽查員：你終不肯嗎？

中山：我不能再忍受這種麻煩。

乘客甲：不要爲難了，就給他查一下罷！

稽查員：嘿！麻煩！（對中山望了一眼，就上岸去了。）

乘客乙：這一回就聽他們檢查罷！否則他們要無緣無故扣留我們在這裏的。

中山：不可以聽他們如此的。你們大家想想看，他對不對？

乘客甲：撐船佬！開船了。

舟子：沒有簽字的憑證，是不能開的。

乘客甲：也許今天要被遲延了。

舟子：遲延！恐怕還要納小費呢！唉！

中山：什麼叫做小費？

舟子：小費就是運動費。

中山：他們自己做事做得不對，還要你們去運動他釋放嗎？該死該死！（自語）

中國在這種腐敗的官吏掌握中，那有振作的希望？（向大眾）你們大家

曉得中國國家的地位嗎？我們百姓的責任嗎？像這種腐敗的行爲，我們做百姓的不應該准許他有的，應該……

乘客甲：不要響，不要響，看！

【舟子和稽查員在岸上講價。講成交後，欣然下船，回頭見中山現厭惡狀。船開行。】

中山：（很氣憤的鄙視他們。）豈有此理！官吏是舞弊的了。百姓也可以和他們同通作弊的嗎？

【舟中的乘客見船開了，均欣然望着中山的面，惟中山憤慨沉思。】

（幕下）

瞎說

第一幕

(登場人物) 算命者盲子，商人陳信王誠，問卦者一人，旁觀者若干人。

(布景) 城隍廟前算命攤，桌前圍一桌圍，大書「誠則靈」三字。

(開幕) (盲子坐在椅中吸煙，廟前往來的人很多，問卦者匆匆上。)

問卦者 叫我到那裏去尋呢？(摸摸頭想了一想)——「已有了，此地有一個盲子，

我聽說他占卦是很靈的，還是去問問他罷！這裏就是城隍廟前啊！已經

到盲子的攤頭前面了，(走近一步)盲子先生，我要請你卜一個卦。

盲子 是什麼事情？

問卦者 我們家裏昨夜失去了一個人。

盲子 是什麼人？

問卦者 是我們的小姐，

盲子 小姐！幾時勿見呢？

問卦者 今天早晨，

盲子 她的年紀有幾歲？

問卦者 她今年十八歲。

盲子 (自語) 是她自己出去的？(拿起卦筒起卦)

問卦者 是的是的，她一早自己出去的。

盲子 乾三連，坤六斷……那末一定不是一個人走的，恐怕還有伴呢。她是從

前門或者從後門出去的？

問卦者 是的從後門出去的，那末向那一方去呢？

盲子 不是東西，就是南北，(旁觀者向商人陳信點頭)

問卦者 近不近呢？

盲子 要說到近，是近的，若說到遠，也可以算遠。（旁觀者商人王誠點頭）

問卦者 那末到那裏去尋呢？

盲子 容易！容易！你若尋她，可在人的中間去尋；你更要留心的是女人啊！如果果在女人中間，看見有一個相貌同她一樣的，就是她。（旁觀者個個點頭）

問卦者 是。

盲子 假使不像，一定勿是——

問卦者 是。

盲子 你快點去，快點去，問卦者就走）先生——錢呢——先生！

問卦者 已！我忘記了。（付錢）

盲子 快去，快去！

（陳信從人叢中擠到桌旁橈上坐定）

陳信 瞎子先生！請算我的命，我是十八歲，正月初五子時生，

瞎子 （屈指計算）十八歲——你是屬蛇的，光緒三十一年生。

陳信 是的。

瞎子 正月初五子時——嗚！財神菩薩，哈哈（連忙立起來向他作揖）我自從去年擺攤到現在，這是第一回，你的命可以不用算了。從今天起努力向前，一定可以發大財，一定可以發幾百萬的財，即使小小有點不如意，你可不要灰心呀！貴姓是……？

陳信 我叫陳信。

瞎子 貴業是……？

陳信 買花生米。

瞎子 好呀！你就從花生米上用功夫，一定可以發大財，（自語）花生米的財神菩薩！

陳信 (眉花眼笑) 謝謝你。(將錢照例放在桌上)

盲子 (瞎眼偷看) 先生, 你這個不要拿出。

陳信 照例應該出的。

盲子 (將錢拿還陳信) 依到先生的命, 照例不收現款, 就存在你那裏, 每年

算利息的。

陳信 (遲疑不決, 并且不懂他的話)

旁觀者 好了, 不用客氣了, 將來你發了財, 照應這位盲子先生就是了。

陳信 那末怎樣好呢! (呆立片刻) 將來只好送些花生米給他罷。(下)

(王誠衣緞袍呢掛, 裝出很富的神氣, 人叢中出來。)

王誠 剛纔聽說這位盲子算了陳信的命, 說他可以發數百萬的財, 我看陳信的神氣不像, (自己看了一看緞袍) 像我這樣子, 可算一個財翁了, 且去試試看, ——況且他是一個買花生米的, 我倒是個綢緞店的小老板, ——

——瞎子！我也要請你算一命。

瞎子（偷看一眼）吓！先生，請坐。

王誠 我今年十九歲，九月初九日午時生。

瞎子 辛酉庚申己未戊午……你是一條龍，龍是九月初九落地，啊！不好了，（連忙縮住）請教你先生貴姓？

王誠 敝姓王。

瞎子 王！王先生！我算到命，要老實說的，請你先生原諒，勿見怪。

王誠 你直說！你直說！我決不見怪。

瞎子 九月初九是登高的日子，你偏偏是落地，不用算，就可以曉得你是苦命了，（王誠懊惱，瞎子偷看）你全靠祖宗的產業，所以現在還可以穿的是綢緞，吃的是大菜，住的是洋房，——請你不要動氣，——但是你只有三年的福氣了，以後就是一天一天的窮苦，或者是要做——請勿見怪，

——叫化子，但是你有橫財的福分，或者你發了橫財我們再見罷！（立起又坐下）不過你即使發了橫財，還是沒福享受的。

王誠 盲子先生！依你所說，我的苦命沒有法子挽回的了？

盲子 自然！命是生成的，如何可以挽回呢？（王誠快快不樂而去）先生！命錢呢！

王誠 不錯——我幾幾乎忘記了，（摸出銅元十枚給他）

盲子 照例一角，還要請你加五個銅元。

王誠 （看了一看牌子）好好，（又摸出五個銅元給了他，很無聊的神氣。）唉！享福的時期只剩三年了，（下）（時候漸暗，看客皆散）

盲子 （自語）哈哈！（睜開壞眼變成一個半明半暗的人）明明是瞎說，徧徧有人信以為真，今天又被我造成一個富翁，一個窮人，倒也很有趣味的，人家說盲子沒有用，其實是可佔有很大的勢力的，而且我們是變大戲法

的人！（隨手將桌上物件收拾，預備回去。）男女的愛情啊！職業的進退啊！富貴貧賤啊！都是我們大戲法中的一套。現在貧富不平，我們的大戲法要得多變幾次纔好——（兩手將桌圍解下看看誠測靈三字）誠——則靈呀！（閉幕）

第二幕

（登場人物） 商人陳信 張三 李四

（佈景） （陳信的花生攤陳列各種花生）

（開幕） （陳信很高興的整理，張三李四上）

張三 恭喜恭喜！

李四 我們昨天聽得人家說，先生算了一命，將來可發大財，所以我們特來道喜，（深深鞠躬）

陳信 那是算算玩的，何用諸位勞駕，請坐請坐，此地椅子也沒有，就請在板上

坐罷！

張三 可以可以，（張三李四坐下）

李四 陳先生真樸實呀！（旋轉來板子蹺起，兩人同時跌下，陳信連忙扶他們起來）

張三 （問李四）還沒有拍着別人的馬屁，倒反將自己的屁股跌痛了。

李四 要忍受呀！（回頭問陳信）陳先生——恭喜恭喜，元寶滾進來，這是先生發財的預兆呢。

張三 （將自己的屁股摸了一摸）不錯！

陳信 請再坐，跌痛了嗎？

李四 好好，不痛，一點也不痛，（張三李四均坐下）

張三 陳先生——我本會相面的，先生的面上的確有富貴的樣子，（問李四）四兄！你以為怎樣？

李四 我會看星，先生的星，近來非常光明，比衆不同。

陳信 二位太諛我了，我每天賣花生米，怎樣可以發大財呢！

張三 你說得太客氣了，生意可大可小的，花生米可以榨油，可以出洋的，你難道不能開行開廠嗎？

李四 三哥說的對呀！小生意，大生意，其實是一樣的，陳先生又么

陳信 我也曉得生意可大可小的，不過我現在的本錢很小，那能做得大呢！

李四 你要做大也不難。

陳信 （很驚異）怎樣不難呢？

李四 譬如我們莊上可以立個摺子，給你透支一二千兩銀子……

張三 就是我個人也可以替你設法一二千兩……

陳信 那末莊上也相信我麼？

李四 你呀！將來的大財翁，（向他肩上一拍）有什麼不信呢？（向張三）我們

的經理，是最相信算命的，（回頭向陳信）只盼望你到有錢的時候，不要忘記我們，多存點銀子在我們莊上。

張三 不錯呀——大財主變作將來的大存戶才好！

李四 （點點頭拿出表來一看）我還要到王誠那裏討債去，再會罷！

張三 我有也事去，再會再會，日後要請你照應照應。（張三李四出）

陳信 希奇了，他們向來不肯幫助窮人專門幫助富人的，難道我現在已經是個富翁了嗎呀……命呀！（閉幕）

第三幕

（登場人物） 商人王誠 羅五 沈利

（佈景） 路上（遠遠的彩票店大菜館等招牌掛着）

（開幕） （沈利拖王誠在路上走）

沈利 老兄——一個人要想得穿呀——照你的命裏，只剩三年的福分了，還

王 誠 這都是要錢去辦的。

沈 利 錢——有什麼要緊，用掉會來的，況且你又不想做守財奴，三年之後，又沒福享用了，所以你的田地啊，房產啊，都是可以早點變賣或抵押呢！

王 誠 變賣抵押，好勿容易也要有人承受的。

沈 利 承受的人，我有，我可代你去辦，包可以賣得善價！

王 誠 (抓頭不語)

沈 利 去，去，你不要怕！

【羅五走過】

羅 五 這個就是王誠(避開走)他現在軋了這個朋友——瞎子所說的不錯，

——也許他命該如此了，同他雖是親戚，我還是遠而避之的好，免得他三年之後，做了叫化子，討到我的門上來，（下）（沈利王誠又向前）

沈利（忽然喊響）對呀！所以一個人要算命，如果你不請盲子將那三年的福分算了出來，你用錢的機會，豈不是錯過了嗎！——盲子的說話，確是很有意思的，（指着前面一片彩票店）誠哥！盲子曾經說過，你有橫財的福分，前面有你的橫財機會來了。

王誠（看了一看）噫！沒有你提起，我倒忘記了。

沈利去去去買去……去買去。（閉幕）

第四幕

（登場人物）甲乙賣花生米者

（佈景）路上

（開幕）（甲携一籃花生米上）

甲、（得意狀）今天的貨真便宜呀！（向籃中看了又看）哈哈！這許多。（乙

攜空籃上）

乙、噲！你在這裏笑怎麼？

甲、（驚狀）老兄！你到那裏去？

乙、我要販貨去。

甲、你要販花生米嗎？我告訴你，今天陳信花生行新開張，便宜得很，你看我出一塊錢，買了這麼多，哈哈！

乙、噢！怪不得你這樣得意，陳信！陳信這個名字，像煞很熟呢。

甲、是熟的，你不記得嗎？三年之前，他在城隍廟前，同我們一塊兒做生意的。

乙、就是那個面團團的嗎？

甲、對了！

乙、那末他怎樣會有錢開行呢？買着了發財票嗎？

甲、那裏是——他是算了命才發財的。

乙、怎樣算命可以發財呢？

甲、哈哈！老兄，你有所不知，有一天，他在城隍廟盲子灘前算了一命，盲子說他的命裏可以發大財，因此朋友親戚都來幫助他，他就用了別人的錢，生意漸漸興旺起來，現在居然開了一月很大的行。他靠了這命運，將來恐怕還要發大財哩。

乙、奇怪——我從前聽人家說，勤儉可以發財，有本領的可以發財，現在他全靠著命運發財，這倒是例外的了。

甲、你真是外行了，現在中國做生意的人，那一個不是靠命運發財呢？你看那些連花生米不屑吃的富翁，他們有什麼本領——他們難道比我們賣花生米的還要勤儉嗎？

乙、（連連點頭——忽然拖了甲的衣服）我們去，我們去！

甲、到那裏去？

乙、瞎子算命攤前去。

甲、去什麼？難道你要去對嘴嗎？我騙你麼？

乙、不是不是，我想同你去請他算算命看，或者我們也可以發一注大財。我們的命裏也可以開一月花生行呢。

甲、這件事呀！好，我很贊成，我很贊成。

乙、我們如果命裏同陳信一樣，那末這只籃，從此可以不拿了，哈哈，哈哈！

(閉幕)

第五幕

(登場人物) 王誠 瞎子 陳信 李四 陳信的隨從者

(佈景) 廟前算命攤

(開幕) (王誠穿了一件很破舊的衣服上)

王 誠

聽了盲子的話，果然弄得如此，今年恰恰是第四年，我真的是命苦嗎？從前跟我一塊兒的沈利，現在不知到那裏去了，唉！——我難道命該做乞丐的嗎？（李四在前面走過）李四兄！李四兄！（李四回頭一望，不理睬，自去）三年之前，要我多用銀子的是他，今天見我窮了，不理睬的也是他，唉！（抬頭向前一看）今日又到廟前了，我還是去找着盲子來問一問，（走到盲子面前將盲子的衣服扭牢）盲子你好——三年之前，你說我要窮，如今給你說對了，應當謝謝你的金口，（舉手打上去。）

盲子（將兩眼睜開兩手架住他）且慢！有理可講——有命也可再算的——不要動手！

王 誠

（縮住手）你講——你講，你瞎說，還有什麼理講！

盲 子

（笑着）對啊！我是瞎說，我是閉着眼睛說的，你為什麼要當作真的呢？

王 誠

（呆立哭着頓足）唉！你既是瞎說，為什麼偏說我要貧，不說我會富呢！

盲子

貧和富，是由我瞎說的，假使我都說「富」，使人人知足，此後就再沒有人來要我算命了，豈不是我變作獨貧了嗎？否則我都說「貧」，使人人同你老先生一樣，再沒有錢來給我算命，那我也要成一個極貧的人了，所以我自由瞎說，瞎說自由的。

王誠

（看着盲子很得意的樣子，心中愈加憤恨）無論如何，我窮，總是你的不好！（將手舉起又要打他的樣子）

【陳信帶隨從走過，見盲子被打，連忙來架開。】

陳信

你爲什麼要打他？有話可說的。

王誠

先生——（很悲哀）我在三年之前，叫他算命，——他還拿着我一角錢的，他說：『我三年之後，一定做乞丐，』現在你看我窮得如此……

陳信

盲子的話不錯，很不錯，那你不應該打他。

王誠

（哭）那末他——他——他爲什麼偏偏說我要窮呢！

陳信 他是瞎說瞎說的，他和你也沒有仇，大約是你的運氣不好，或者還是你

的命不好，或者是你的八字不好。

王誠 先生——請你不要再說了，那些運氣命八字等等，都是瞎子口裏的東

西，我已經夠受他的累了。（不住的哭）

陳信 你可不要哭嘞！哭也是沒有用的，讓我來叫他說幾句好話罷。（向瞎子）

瞎子！你就替他說幾句好話罷，他已經窮得如此了。

瞎子 可以！可以！（向王誠）你從今天起，你的福運來了，將來或者可以恢復

你的家產。

王誠 你不要說了罷！現今我一無所有，如何可以做好呢？

瞎子 那倒不然，你的身體不是你所有的嗎？況且是健全的，即如我兩眼有一

點壞，就閉着眼睛瞎說瞎說，也可以混飯吃。偌大的世界，難道尋不着你

工作的地方嗎？

陳信 三年之前，我還是擺着灘兒賣花生米的。

王誠 (驚醒狀) 那你不是陳信嗎？啊呀！(大哭)

盲子 我記得他還是與你同一天算命哩！

陳信 (覺着前情，面色不愉，但即轉變) 我看他這個人很誠實，(向王誠)

你不必哭，——你就到我行裏去罷！

盲子 好好，我來做個介紹人罷，你跟了陳先生去，飯是有得吃的，衣是有得穿了，可是你不能有所奢望，因為你的命裏，祇得做他的下屬，不能獨立經營任何事業的，你可記牢啊！

【陳信牽着王誠走】

王誠 (微微的哭聲而且恨恨地說) 瞎說——瞎說——你是瞎說——

(閉幕)

第六幕

(登場人物)

沈利

(佈景)

遠遠的一片極大的王誠豆行，豆行旁邊有一所王誠榨油廠。

(開幕)

(沈利穿了一件破衣，從王誠豆行那裏被巡捕趕出來，所以不住的回頭看，左手摸着大腿被踢痛的地方。)

沈利

王誠呀——王誠，我不過幾年不同你做伴啊，現在你弄好了，就不認識

我嗎？今天不見我面，還要仗着洋勢來趕我，唉！(摸摸腿上痛處)這算酬

謝我嗎？這是算報德嗎？……(轉念忽喜)呵呵！你不要看輕我啊！盲子

說我今年的命裏，要比你好得多呢！比你好得多呢！(轉念)啊呀！今天是

年卅晚！難道今天還可以發財嗎？(忽聞遠遠鐘鳴十二下)啊呀！時候完

了，盲子的話，到底是瞎說的，到底是瞎說的。(愁苦狀) (閉幕)

崑山

(一)

(登場人物) 張老 李老

(布景) 張老家中客堂裏

張老 (手中持着報紙) 唉! 我們崑山自從去年遭了兵災之後, 元氣未復, 不料近來又要打仗了。我們怎樣處置呢?——唉! 只好聽天由命了——唉!

這種惡消息還是不要去看他罷。(將報紙丟去) (李老上)

李老 什麼? 你將報紙丟去(拾起報紙)作什麼?

張老 (指着報紙) 你看! 這種惡消息看他作什麼呢? (又指着報紙) 你看! 又要打仗了。(又指着報紙) 你看看報上說打仗又要在崑山呢!

李老 噫! 那麼我們正要得知這個消息, 你何必將報紙丟去呢! 我們趕快逃

走。

張·老 逃到那裏去？

李老 還是到上海去。

張老 你還要想到上海去嗎？

李老 自然還是上海好。

張老 現在上海去不得了。你不記得「五卅」嗎？我們有一個親戚在大馬路上走過，無端被巡捕打死了。他的冤枉至今還沒處伸呢！

李老 我也曉得——那麼我們怎樣呢？

張老 ——而且我去年在上海用了一千幾百塊錢，也還不見得適意，並且時時要防強盜和綁票呢！

李老 那末我們逃向那裏去好？人家說危難的時候逃入山中，我們這一座崑山，比此地還危險，萬萬不能當作避難之所。

張老 我爲此，所以只好聽天由命！

李老 怎麼可以聽天由命呢！

張老 聽天由命是沒法之法。

李老 聽天由命——我想總不對吧！我們兩人都是本地的紳士，我們是聽天由命，不設法來救濟地方，那末地方上就聽人家來宰制嗎？

張老 這倒也不錯——不錯——我們平時受地方上的供養，在地方上作威福；現在危難的時候，如果聽其自然，或是避到別的地方，豈不是很不應該？問心也是不安呢！

李老 我們既不避地，那末就不該聽天由命，該在地方上做些工作纔好。

張老 你看，我們做什麼好？

李老 你想做什麼？

張老 我想最要緊的設法保衛城池。

李老 我想最要緊的鏟除爲害地方的障礙物。(走了一轉,張老李老同下)

(閉幕)

(二)

(登場人物) 張老,陸家管門人,王家廚司,黃仁理。

(布景) 路旁有許多大屋人家。

(張老持捐冊向富家捐款)

張老 你們老爺在家嗎?

陸家管門人 老爺前天到上海去了。

張老 幾時回來?

陸家管門人 沒有一定,聽說這裏又要打仗了。

張老 不錯。我正是爲此而來。

陸家管門人 你是來通信嗎?

張老 不我是爲改造城牆來寫捐的。

陸家管門人 改造城牆要寫捐嗎？我想我們老爺一定不肯寫的。我們老爺夠多麼便當，搭了火車不到一點鐘，就到了上海，還怕什麼！

張老 那到底你們老爺的家產有許多在城裏。

陸家管門人 先生！你不曉得我們老爺有的是地皮和股票，股票和地皮單子往上海一帶，還怕什麼？

張老 這些房子家具也很值得些錢。

陸家管門人 先生！那你造好了城牆也沒有用，他們大砲還是打得到城裏來的。

張老（思想）呵！那你們這裏沒有希望了。

【張老又到隔壁王家】

王家廚司 你來做什麼？

張老 捐錢。

王家廚司 嘿！（關門）

【張老很氣的立在門口，黃仁理打那裏經過。】

黃仁理 張老伯，你在這裏幹麼？

張老 呀！仁理呀！我真氣呀！那姓陸的主人已經走了，這裏姓王的僕人一聽得

捐款，就將門關起來，不容我進去。你想氣不氣？

黃仁理 你捐款做什麼呢？

張老 修理城牆。

黃仁理 老伯！你還要想修造這座城牆嗎？你不值得了。

張老 什麼不值得呢？

黃仁理 自然不值得！老伯，你要曉得這座城牆是什麼時代造的？

張老 大概總在一千年以前罷。

黃仁理 那時候搶砲還沒有發明，造好了城自然可以保護城內的百姓？理在的

搶砲多麼厲害，大砲可以打到百里路的遠，我們就是造好了這城，城內也未必能安居樂業。

張老

噫！有這樣嗎？那我想錯了，怪不得我的計劃不受人家歡迎。昨天我經過正陽橋堍，遇見了幾個學生，還對着我笑呢，不是你提醒，我真是要被人家笑死了。

黃仁理

對呀。恐怕還有人要當作你是古人呢？老伯！請你不要做這件事了。你跑得很吃力，我與你同到那邊去坐坐罷。（指着自治會招牌，同下。）

（三）

（登場人物） 學生甲乙丙丁戊己…… 家丁甲乙丙丁戊 趙先生

（布景） 崑山之麓

【李老帶着幾位家丁用力的開墾】

李老 要倒在洋澄湖中才好。

家丁甲 好好！我們挑去。

家丁乙 用船搖去。

家丁丙 用車車去。

【一羣學生經過見李老，很覺奇怪。】

學生甲 老先生！你在這裏開墾什麼？

李老 （專心開墾不顧）哼！

學生乙 『金生麗水，玉出崑岡。』這是崑山，或者就是古時的崑岡，也許他在那裏開玉礦呢。

學生丙 老先生！你在這裏開玉礦嗎？

李老 （回顧）玉礦？哈哈！不是的。小弟弟！（仍舊開墾）

學生丙 恐怕他要在這裏做壽墳罷。

李老 呸！這種時代，還做什麼壽墳？這個地方，還可以做壽墳嗎？

學生乙 那末老先生在這裏做甚麼呢？

李老 你們真不懂嗎？我來告訴你：去年我們崑山遭了兵災，你要曉得害了崑山的是什麼？

學生丁 自然是軍閥。

學生甲 (搶着說) 是帝國主義者的挑撥。

李老 不！這都不是我們崑山遭災的原因。我們崑山遭災，全是爲了有這一座崑山，所以遭的很久。假使沒有這座山，那就沒有人根據着來作戰爭的地盤。

學生甲 老先生！你在那裏墾地，不是要將這座山墾平了嗎？

李老 對呀！你猜的對呀！我帶了他們預備將這座崑山墾平了，使得將來崑山人不致再受像去年一樣的兵禍。

學生丁 哈哈！這樣大的山怎樣可以把他平了呢！

學生丙 (背地說) 這老頭子一定是個愚公。

李老 這座山不很大，崑山人也不少；我們假使能夠同心協力來做，還怕平牠不成！

學生丁 話雖是這樣說，但是要齊心多難啊！

李老 哈！小孩子真不懂得齊心的道理，你們只要跟我來做，就是齊心了。

學生丙 我們難道跟着你這樣一個愚人！

李老 呵！你們是聰明的。呵！天下的事未必都是聰明人做成的吧，一半還是呆頭做成的啊。我們做紳士，做了三四十年，往往對於地方上的事情，都是顯出我們的聰明，處處要佔便宜，要取巧，所以弄得一事無成，聲名狼藉。如今我覺悟了。小弟弟們！要曉得呆做比那取巧還容易進步呢！

學生丙 哼！

【趙先生上】

趙先生 (向學生丙) 什麼? (向衆生) 你們爲什麼停着不向前走?

學生丙 我們是看看這位呆人平山。

趙先生 什麼叫呆人平山?

學生丁 先生! 你看, 這位老頭子, 帶着幾個人, 在這裏想墾平這座山, 豈不是呆人麼?

趙先生 真的嗎? (向李老) 老先生; 你真要平這座山嗎?

李老 真的。

趙先生 你爲什麼要平這座山?

李老 因爲軍閥們要將這座山做爭奪的地盤, 去年打了許多時候, 今年聽說又要打了, 所以我爲地方做這工夫。

老先生 噫! 那末老先生你預算將這座山平多少日子呢?

李老 那我沒有算過, ——我也不去計算牠了。

趙先生 怎樣可以不計算日期來做。假使你爲了軍閥平這座山，等到你的計劃

成功，天下早已太平，軍閥早已消滅，豈不是白費心嗎？

李老 不錯，那末請你替我計算一下，到底要多少日子。

趙先生 照你這幾個人做工，恐怕一百年也不能成功。

李老 噫！要這許多時候。

趙先生 至少這些！老先生，你的意思是不是要保全我們崑山地方？照你現在這

個計劃也不對。

李老 什麼，不對？我是誠意要保全崑山。

趙先生 正是爲你誠意保全崑山，就不應將崑山弄平。

李老 爲什麼呢？

趙先生 崑山得名，就是爲着有這崑山；假使給你弄平了，豈不是先沒有崑山之實嗎？

李老 噫！給你這樣一說，那末我就不應該平這崑山了。

學生丁 對呀！你這樣才是聰明了。

趙先生 老先生！你有這樣一個平山的志願，有什麼事不能做。譬如把崑山的教育振作起來，把崑山的實業興盛起來，把崑山的市政整頓起來，都可以由你去提倡的，由你堅決去做的。——老先生！請教貴姓？

李老 鄙姓李。

趙先生 你不是柴王衙李老先生嗎？

李老 豈敢！

趙先生 久仰得很，你先生豈不是一位本地紳士中的表表者？地方上的事情祇要你肯提倡，那就更有希望了。

李老 提倡當然是我現在的責任，還得要先生協力才好。

趙先生 只要紳士們不阻擾，我們在教育界的沒有不竭力做的。

學生丁 祇要你眞爲我們崑山地方。我們長大了，也願意跟着你走。

學生戊 好！我也贊成。

學生乙 先生！天晚了。我們去罷！（閉幕）

（四）

（登場人物） 李老，張老，其他遊客若干人，小學生一簇一簇的。

（布景） 一處很大的公園

小學生 （唱）崑山人守着崑山人的崑山，不容崑山以外的來佔領崑山。崑山簞

入雲間，永遠作崑山人自衛的屏藩！

崑山大，崑山深；從此崑山，無血腥！李老志行天下聞！

【李老上】

李老 崑山，自從我們發願整頓，居然一切如願，現在我們有這樣一個大公園，人人享樂，處處聞名。空氣清新，草木秀麗，常常到此，豈不有趣！（走去下）

【張老上】

張老 自從我被黃仁埋兄一說，我很覺得做人非向前猛進不可，做紳士尤其不應該同從前一樣的蠅營狗苟。我入了自治所之後，盡力的做去，居然將種種阻力打破，一切的事業都振興起來。不到十年，崑山自治辦得很
有成績，崑山人也可以在外邊爭爭氣了。（走過去下）

【許多小學生在草地上作種種遊戲，一種一種的過去。】

小學生唱

崑山高，崑山好，崑山人民志不小，崑山事業整頓好。張老不把城垣造，竟把人心修好了。——李老不把崑山平，反把崑山擴大了。（過去下）

（閉幕）

題主

(登場人物) 孝子張志權，志權之表兄李芝生。

題主宮徐三寶，襄題王仁義。

賓客張少林及甲乙丙丁戊己……

僕人季大，阿二，皂隸及一切雜役。

(地點)

鄉下財翁張宅的大廳

(時間)

開弔的上一天

(開幕)

(李芝生正在指揮佈置一切，張志權指着詢問)

張志權

芝生哥！今天披紅紮彩，究竟爲的什麼？爸爸死了開弔，應該多用白色的，

何以反用紅的呢？

李芝生

呵！你不懂嗎？今天是請了貴人來替你爸題主，貴人光顧，可是不能不用

紅的。

張志權 噫！貴人是誰？

李芝生 貴人是徐三寶……

張志權 我曉得就是那位……

李芝生 不要說……（望見門口情形）來了嗎？（張志權下）

【季大入】

季 大 徐三大人來了。

李芝生 來了？那末我們趕快安排排題主禮吧！（徐三寶穿禮服上，做出很高傲的

神氣）三寶大人勞駕勞駕，請坐。

徐三寶 （坐定）今天天氣很好。

李芝生 是，真的很好。

徐三寶 府上的客倒不少。

李芝生 真的不少——（王仁義上）王先生！這位就是徐三寶大人，請你奉陪，

（向徐三寶）這是王襄題！請坐。（李芝生去佈置題主）

王仁義 （拱手）三寶大人，久仰久仰。

徐三寶 襄題先生府上在……？

王仁義 就在隔壁。

徐三寶 近的很，貴業是？

王仁義 沒有沒有，在家裏混混飯。

徐三寶 客氣客氣。

王仁義 徐大人！可是剛從北京回來？

徐三寶 是的是的。

王仁義 北京近來怎樣？

徐三寶 一點沒有什麼，不過他們死了人，也似此地這樣鬧熱鬧熱。

王仁義 他們死了人，也用題主嗎？

【一位穿高跟鞋的女客走過】

徐三寶 （顧着女人的鞋子不聽得王仁義所問）是，是。

王仁義 徐大人這幾年題主很通行，不知從何出典？

徐三寶 這大概是紀念地主的意思吧！

王仁義 （想念）怎麼要紀念地主請教徐大人。

徐三寶 這裏的老板死了嗎？（王仁義點頭）死了就應該紀念他，這裏的老板

或者就是地主吧？客人這樣多，大概他們都來巴結地主的呵！

王仁義 （自語）他大概看着腳底下才說這話（向徐）徐大人！恐怕你舛錯了

嗎？我所問的，是題主，不是地主。

【一桌祭菜拿過】

徐三寶 呵！那我弄錯了，我告訴你，北京不大吃蹄子的，死了人更少得用，就是喜

事裏纔用得着。

王仁義

（自語）啊呀！他簡直又弄錯了，同他說這個要舛錯，還不如另外找一件事和他談談罷。（四面張望，看見女客的高跟皮鞋，徐三寶很注意）（向

徐）徐大人！近來皮鞋的花式正多啊！

徐三寶

（精神振刷）不錯，有了紅皮黃皮還有白皮，有了硬皮還有軟皮。

王仁義

聽說大英皮不通行了，有一種軟橡皮底大出其風頭。

徐三寶

對呀！軟橡皮的皮鞋，穿在腳上走路，簡直一點聲音也沒有，賊伯伯穿了起來，倒是最適宜的。

王仁義

近來女子喜歡穿高跟鞋，故意作閣閣的聲音，男子穿着軟皮底不作聲，這是什麼道理？

徐三寶

這大概是女子要引起男子的注意，男子走路要對着別個男子守秘密的緣故。

【芝生上】

李芝生 一切齊備了，請徐大人題主罷。

【徐三寶莫明其妙很客氣的推諉】【鑼聲皂隸呼喊聲齊作】

王仁義 請徐大人題主。（引徐三寶到題主席）

徐三寶 （四顧）什麼啊呀！（王仁義推他坐正位）不要客氣，（看見桌上筆墨

面孔現的通紅）這是什麼事？

王仁義 是是……

徐三寶 這件事兄弟簡直不很內交。

王仁義 客氣，客氣。（調好筆墨遞與徐三寶）

徐三寶 （接着筆抖不住）怎麼樣？（拿筆的神情特別，衆賓客大笑）

王仁義 （拿一紙條交徐）請照如此寫法。

徐三寶 （手抖着）寫什麼字呢？

王仁義 隨大人的便，顏柳歐趙都可以。

徐三寶 我的眼睛有點花，這個條兒看的不很清楚。

王仁義 貴眼有點花，那很容易，這裏願有幾位老花眼，（監見張少林）張老伯！借你的老花眼鏡給徐大人戴一下子。

張少林 可以，可以。（雙手捧上）

徐三寶 （接受眼鏡）噢！這樣一個好好牌位，用墨筆寫未免可惜了。

王仁義 呾！那末用硃筆好嗎？來！阿二！你去拿硃筆硯來！（阿二去拿硃筆硯上）

徐三寶 （沉思）好好，呾！我的肚子痛了，此地可有馬子嗎？

王仁義 有有！要請醫生嗎？

徐三寶 無須無須。

王仁義 阿二！你陪徐大人到房間裏去。

徐三寶 對不住。（隨阿二下）

賓客甲 這位題主官好像不會寫字的。

賓客乙 不會寫字，他們怎樣請他來呢！

賓客甲 他執筆也不會執。

賓客丙 對呀！我看他執筆不像個文人，很像皮匠司務拿磁鑽一樣。

賓客乙 我想他會寫外國字的，那樣拿，是寫外國字的拿法。

賓客丁 不見得，聽說他本來是此地的皮鞋匠。

賓客甲 那未一點不錯，他一定不會寫字的。

賓客乙 哼？他不會寫字，如何成爲貴人？你們太看不起人了。

賓客丙 他大便了後，還是要來寫的，看他怎樣？

賓客丁 來了，來了，來了，（又是一陣鑼聲及皂隸吶喊聲）

【徐三寶由阿二陪着出來王仁義又招呼他坐下】

徐三寶 襄題先生！我自從到省之後，一切公文多命文案辦理，這些小字久已不

寫，所以寫的很不好。

王仁義 客氣客氣，（自語）貴人那有寫得不好之理。

徐三寶 這幾個字就請你代寫罷！

王仁義 那不很好罷！（自語）我不是貴人，那裏可以寫這個呢，但是看他很爲難，如果不替他寫，很對不住貴人，不過完全我代寫不很好。（向徐）總得要貴人寫一點兒。

徐三寶 什麼？要我寫一點嗎？好！那我寫一點就是了。

【王仁義代寫，衆賓客在旁議論着。】

王仁義 寫好了，這裏留着一點，王字上面留一點，呵呵！

徐三寶 這個呀！

王仁義 不在底下。

徐三寶 那末我來寫罷！（執筆）是不是這裏！

王仁義 是的。——慢慢，待我先用硃筆來點他一下罷（點一下）好了。

徐三寶 是不是在硃點上面照樣再點一下墨嗎（點着）對了，哈哈。

王仁義 哈哈！很好很好！那末我們寬坐罷呵！還有孝子叩謝。（孝子志權出來拜

謝徐三寶）好了，請寬坐罷！

徐三寶 我另外還有點事，恕不奉陪了。（滿面通紅的下）（王仁義送出）

賓客甲 笑話！他不會寫字的呢！

賓客丁 恐怕連字也不識的罷！

賓客丙 你說他是個皮匠？

賓客乙 不好說這個的，他究竟是個貴人。

【王仁義送客返】

賓客甲 王先生！你看怎樣？

王仁義 哈哈！（向李芝生）芝生哥！你爲什麼請他來題主？

李芝生 什麼？不好吓？他是我們一鄉的貴人！

王仁義 不錯！他是一鄉的貴人。

李芝生 我恐怕他不來，還是當面去請他罷！

王仁義 你當面怎樣說？

李芝生 我說，『請你去題主！』

王仁義 哈哈！怪不得！他一定聽錯了！『請你吃蹄子，』所以他才來的。

賓客甲 不錯呀！我好像剛剛聽得他說起吃蹄子啊！

【衆賓客笑】

賓客乙 呀！你們這樣弄錯，實在對不住貴人啊！

賓客戊 我看以後如果人家要請貴人題主，應該先寫好，祇留一點給他寫，那就

容易得多，也不致于得罪貴人，老兄以爲如何？

賓客己 不錯！那些貴人最是不可思議的。

【阿二上東西張望】

阿二 貴人去了，老爺們！剛剛我陪徐大人去出恭，他坐在馬子蓋上，一下子就回來了。

王仁義 好急呀！哈哈！

賓客丁 馬子上才能夠想得，出好法兒呀！

賓客甲 這才是妙計！

衆賓客 (大笑) 哈哈…… (閉幕)

怨女

(登場人物) 李樂天

文珍 李樂天之妻

愛珠 李樂天之女兒

王惠生 表侄 阿二 李家僕人

張荷花 表侄女

第一幕

(佈景) 一間華麗的房間

(時間) 傍晚

【文珍插玫瑰花于華美的花瓶裏，看了又看。愛珠立在旁邊。】

文珍 這又香又美的玫瑰花，插入這個瓶裏，多好看呀！

愛珠 好看呀！

文珍 都很配呀！

愛珠 很配可惜花不能耐久，就要凋謝啊！（現出悲傷的神氣）

文珍 不錯呀！

【李樂天入】

愛珠 （上前行禮）爸爸！你今天爲什麼回來這樣早呀？

樂天 我有件事要和你媽媽商量，所以早些。

愛珠 什麼事呢？

樂天 關於你的事。

愛珠 （赧然）關於我的……？

文珍 阿是她的親事？愛珠，那末你到裏面去，讓我們來談。

愛珠 （遲疑）媽媽，這是我的……？

文 珍 你快點進去！（愛珠下）

樂 天 （看看玫瑰）這是你現在插上的嗎？很配！很配！

文 珍 喂，你說愛珠的親事，是什麼人家？

樂 天 那……那就是前天和你說過的一家。我打聽過了，這家人家很規矩的，他父親向來做厘金局長，新郎畢業于高等小學，也是很有學問的，而且祖宗遺有產業……我們准定許給他好嗎？

文 珍 我是只有一個女兒，應該要鄭重的。昨天我已經去求過籤了，是下下籤；問過瞎子，瞎子說：八字不合，新郎的命硬，要尅妻的。我祇有她一個女兒，怎可以嫁給一個命硬的人呢？

樂 天 唉！你們婦人的見識總和我們不同。我以為打聽得他們的家世明白了，新郎是讀書的，父母就可以放心的辦去，何必再去問菩薩瞎子呢？

文 珍 我以為菩薩瞎子非問不可，瞎子尤其要緊。昨天，瞎子說得好：新郎的命

樂天 差得一點，如果不是午時，是個未字，就配了！
啊！那末是配了！

文珍 怎麼說配呢？

樂天 他是四川人呀！他們的午時就是我們江蘇的未時，我們就可以說他是未時出世的。這不是對的嗎？

文珍 你說的什麼？我不懂。總之，我的女兒不能嫁給一個命硬的人！

樂天 （很恨的）現在同你實在無可商量了！還是我自己同愛珠去說，或者倒容易明白。（沒趣走到門口喊）愛珠！愛珠！

愛珠 （手帕試着眼睛，走了出來）爸爸！你有什麼事？

樂天 就是你的親事！

愛珠 （驚疑）我的事？你們談就是了！（回頭要走）

樂天 來！來！愛珠，你不要走，我同你的媽媽不能解決你的事，所以要同你自己

談。(愛珠立定)現在說起的是姓何,四川人,家裏有錢,本人有學問的,不過年紀比你大七歲,你自己以為怎樣?

愛珠 這件事由爸爸同媽媽做主罷,女兒不能顧問。

樂天 這是你自己的事咧!

愛珠 爲了我自己的事,所以我自己不能干預。

樂天 噯——那末我替你做主好嗎?

愛珠 爸爸做主,媽媽做主,都可以的。不過我總是不嫁!(回頭走去)

樂天 噯!

文珍 是嗎?(閉幕)

第二幕

【王惠生同愛珠坐在花園裏椅子上】

惠生 後來怎樣?

愛珠 後來我對他說：『你們做主，我總不嫁。』

惠生 那末，你說完全拒絕了，很好很好！——愛珠，我們的事，近日就可以提起
了！

愛珠 怎樣說呢？

惠生 我也想過，就是難以開口。

愛珠 對爸爸說呢！他一定要罵我太相信自由。對媽媽說呢？他一定要罵我不
守規矩！——我看還是從你一方面說起罷。

惠生 我的父母要比你的還要頑固。他們一定要說有父母在，應該父母作主，
婚姻大事，你們小孩子們懂得什麼。而且我的父親和母親，爲了我的親
事，好像搶生意似的在那裏競爭。

【聽得背後樹葉聲，兩人回頭形望了幾次。】

愛珠 (鬱鬱不樂) 那末怎樣好呢？

惠生 我也想不到好法子。(閉幕)

第三幕

(佈景)

(文珍房間裏)

樂天 現在這小孩子脾氣真壞，連我們父母的話都不聽了。我早曉得要被學校裏帶壞的，所以不令愛珠再去讀書，那裏曉得已經壞了。

文珍 本來，你做父親的不像父親，自然女兒也不像女兒了！那一家定親，不相信問菩薩，瞎子，反而去問女兒自己的呢？

樂天 這是女兒終身大事，也是應該問問他的呢！

文珍 終身大事？難道你怕他們將來感情不好嗎？我們自己呢？何嘗是自己做主，一輩子感情很好！

樂天 那是時代的關係啊！我們那時候，大家鬧着買白鴿票，隨便什麼事情，都說要碰運氣。我聽說我的父母要替我定親我也沒有別的思想，得了你

的八字，就好像買了一張白鴿票一樣。後來，果然碰着了。你！你當時也是這樣想麼？

文 珍 我不是這樣想的。我在家裏，那裏曉得白鴿票？

事情。我不好意思插嘴。我相信姻緣是前世注定的。所以我也不想什麼了。

樂 天 人家說女兒像娘，那末你的女兒應該像你的了！

文 珍 本來是應該的，都是你引動她，所以她的性質改變了。你做得好事！你自己該受他三次的拒絕！

樂 天 (沉思處很不樂的樣子)她末次對我說：『不嫁了！』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文 珍 我那裏曉得她呢！(閉幕)

第四幕

(佈景)

(愛珠房裏)

愛珠

(看報紙，念新聞。『新從美國畢業的音樂專家何如女士今日在大戲院演奏音樂。』啊！何如就是我們學校裏大家稱她爲小妹妹的。她已經學成回國了嗎？難怪我們的年紀大了。『下午七時起。至九時止。』小妹妹的音樂我們是要聽的。惠生近來爲什麼不來？他來可以同去聽啦。他好像和我疏遠了。我立志堅決，三次拒絕父母，都已告訴他了，但是我沒有聽得他說起，曾經拒絕他的父母的話。難道他家裏沒有人來做媒嗎？他還說他的父母在那裏競爭哩！他本來是一個胆小的，或者他不敢說拒絕的話吧。 (僕人阿二入)

阿二

小姐，王家的少爺差人送來一封信。(將信呈上)

愛珠

(折信閱看，神色遽變。)沒有回信。(阿二下)唉！我曉得他是沒有胆量的。(靠在茶几上大哭。)

第五幕

(佈景)

開幕 (愛珠病房) (愛珠臥在牀上表妹荷花坐在牀前)

愛珠

妹妹，我的病不能好了！

荷花

姊姊，請你不要這樣說罷！

愛珠

唉！(眼淚汪汪) 妹妹，你看看媽媽在後面沒有？

荷花

(望了一望) 不在！

愛珠

妹妹，你今年已經十九歲了，你意中已有了相好的男子嗎？

荷花

(很驚駭) 你今天爲什麼要問我這句話？

愛珠

因爲我第一件不放心的事，就是你們這班妹妹們啊！妹妹，這裏沒有別

人，你可對我說呀！

女

荷花

(不答，面色緋紅)

愛珠

我是將死的人，決不會對旁人說的呀！

荷花

(低着頭不答。)

愛珠

啊！你不肯說，也和我當時一樣，我也不怪你。我們做過渡時代的女子，假使沒有自決的能力，簡直要遺誤一生的咧！

荷花

自決怎樣呢？姊姊。

愛珠

那就是自決婚姻問題。

荷花

那末，你能自決的……？

愛珠

唉！我呀！我祇能決了一半。我年紀已經大了，我的一生還有什麼希望？現在只望你們不要同我一樣才好……(哭)

荷花

姊姊，你不要這樣傷心呀！

愛珠

唉！我以為現在做父母的為潮流所趨，當然他對於兒女的婚姻，不能同從前一樣的專制了。他們既不能專制，那末應該放任兒女自由的。但是父母並不給兒女充分的知識，又不放兒女在社會上交際，弄得兒女們

比從前更感痛苦了。

荷花 更感痛苦！

愛珠 自然更感痛苦！在我們做兒女的呢，自己既想自由，又沒有胆量去做。自己有了相好的人，不敢向父母去說。父母不曉得兒女的用意所在；兒女自己明白了，又在那裏訴說他中心的痛苦哩！唉！獨怪我……（大哭）

荷花 （被感動的神氣）

愛珠 妹妹，歲月容易逝，青春不再來，我希望你……（文珍入，愛珠吃了一驚。）

文珍 你們在這裏說什麼？愛珠，你面上緋紅的火升起來了！

愛珠 我……我……（昏迷）媽媽——我不怨你——

文珍 你說什麼？

愛珠 惠生——我也不怨你！

文
珍

唷，說什麼？

愛
珠

爸爸，我還感謝你！——愛珠！愛珠！我只怨你自己，你沒有勇氣解決自己的事體！妹妹們呀！妹妹們呀！——

（閉幕）

人心？！

(登場人物) 小孩王阿春 阿春的祖母 李宅管家的老嫗 陸宅管花園的

肥矮老嫗 肥矮老嫗之子阿花 兵士甲，乙，丙，丁 鄉人某 排長某

國民軍軍士若干人 一美歸鄉的難民

(時間) 雙十節上午

(地點) 江蘇某處

第一幕

(佈景) 一家姓王的人家，房子是很舊的，一切的用具，勉強齊備，然客廳，寢室，食

堂，廚房，都擠在一間屋裏，所以雜亂無章，好像一爿舊貨舖，而且沒有店
主人的舊貨舖，很看得出現在比平時更不整齊，因為剛剛被兵士傾箱
倒篋過的。

(開幕) 一個七十幾歲的老婦，正在關門。因為門門的破舊，所以又將一根破的

竹竿撐住，再將幾種，如火油桶，小兒玩的搖鈴銅鼓可以作聲的東西，掛在門上，顯出他是一個沒有知識的老者。他的孫子阿春躲在桌子底下。

阿春 (從桌下攢了出來) 阿姆，他去了嗎？你叫我躲藏起來……我在桌子底

下還是張得見的！他好像是個洋操兵，是我頂要看的洋操兵。阿姆！你爲什麼今天不叫我看呢？(走到祖母前) 阿姆，請你開開門，讓我走去看罷！

祖母 (搖手) 看勿得的啊！

阿春 爲什麼看不得？你又爲什麼要將這些白相東西掛在門上呢？

祖母 我怕洋操兵再進來呀！(回頭指着一只開着的箱子) 你看，你媽的箱子給他打開了；你媽的銅錢和衣服都給他拿去了！

阿春 洋操兵來拿我媽的東西做什麼？

祖母 他是來槍我們的……

阿春 洋操兵又不是強盜！

祖母 現在這些洋操兵和強盜一樣的！你去把箱子裏看看。

阿春 （跑到箱子邊，將箱子裏面東摸一摸，西模一摸，越摸越急，越急越摸，面色變了，立刻就哭了起來。）

祖母 阿春……你……阿春——阿春——你媽的東西都給他拿去了嗎？阿

春——

阿春 不！

祖母 那你爲什麼哭呢？

阿春 我——我——我的押歲鈔——媽替我——放——放在這角（指着箱子裏的不見了！）

祖母 那一定是給剛才進來的洋操兵拿去了！

阿春 就是給他拿去了嗎？——那我還認識他的——去不多遠——阿姆

你開開門，讓我去追去！

祖母 不能開啊——（阿春上前要開。）開不得呀！怕他再來啊！

阿春 （止哭）他再會來呀？（轉笑容）那我一定向他回來，（仍要開門。）我等他！

祖母 （把們推着，不給阿春開。）你開門，可是開不得的呀！

阿春 爲什麼不能開呢？

祖母 怕他再來拿錢！

阿春 我的錢都已給他拿去了！

祖母 他難道再來拿你的——我的「老本」（注一）他剛才沒有找到，怕他再來找呢！（忽聽得打門聲。）啊呀！他又來了！怎麼辦好？（將身邊的包藏

這邊不好，那邊也不好，正在沒法，打門打得更急了。怎麼好呢？

阿春

洋操兵來了，我來開，我向他要回來。（跑到門邊。）

祖母

（阻止開門。）那不能，開不得呀！（打門愈急，阿春與祖母爭得愈急，兩人由相爭互相大哭起來。）（幕下）

（註一）「老本」乃身後喪事所用的儲蓄金。

第二幕

（佈景）

李宅的華麗客廳，廳後的門鎖着，廳上設兩只鋪，極破舊的被褥，汗穢的帳子，頗難與廳堂陳設相配。廳上很黑暗，好像天要落雨的樣子。

（開幕）

（兩個老嫗坐談：一個瘦些的是李宅的管家，一個肥矮的是伊的妹子，瘦嫗現出憂悶的神氣。）

心

瘦嫗

我叫他不要出去，他定要出去看看，竟被他們拉去了，不曉得他是死是活！

肥 嫗 姊姊——你放心——我想阿毛的命裏今年的運道很好，決不致有三長兩短的，或許發了財回來也不定。

瘦 嫗 在平時我是放心的，現在打仗打得很厲害，恐怕給他們打死了！我們東家逃到上海去的時候，我本想叫阿毛跟了去，後來一想留他在這裏幫幫我也好的，那里曉得他會拉去的！妹妹，請你想想法子看，可有大面子的人去說說情，放他回來嗎？

肥 嫗 (冷笑) 嘿！大面子的小鬼，恐怕在這里也找不得一個，他們都是避到上海去了？

瘦 嫗 那怎麼辦呢？

肥 嫗 你想——姊姊——我們隔壁那位「土皇帝」平時總算作威作福，除了他之外，再也沒有大面子的了，他也逃到上海去受外國人保護去了！
大家都到上海去，不曉得上海的外國人有多少，他們的本領有多大他

們的樣子有多兇？——不知道我的阿毛會不會給「土皇帝」帶到上海去，當做土禮送給外國人？

肥 嫗 這不會的罷！我想他不久會來的。（聽得打門聲）阿彌陀佛！怕是你的

阿毛回來了！

瘦 嫗 呀！打門聲？什麼？阿毛回來了，我來開！（急急忙忙的開門）（門開了，走進

甲，乙，丙，丁四個兵士，執着槍，很兇惡的對着，兩嫗驚怖，面無人色。）

兵士甲 （執着瘦嫗）拿錢來！（瘦嫗戰戰兢兢地在發抖，摸出身邊的錢給甲。）

兵士乙 （執肥嫗老嫗）你的錢也拿來！

肥 嫗 呀！我是做客人的，哪裏來的錢？

兵士乙 不管客人主人，你不拿出來，要你的命！

肥 嫗 噯！我的命！我是這裏客人，不是有錢的，有錢的是他的主人。

兵士乙 （回頭向着瘦嫗）你主人在那裏？

瘦 嫗 我的兒子嗎？阿毛已經給他們拉去了！

兵士丙 問你的東家，不是問你的兒子！

瘦 嫗 他們都逃到上海去了！

兵士乙 嘿！又是逃到上海去的，上海真可恨！

兵士甲 他們的東西都搬去了嗎？

瘦 嫗 是的，都搬去了。（同時兵士乙搜索肥嫗的身上，嫗急。）

肥 嫗 你不要拿我的，他們軟貨搬了去，硬貨還在裏面呢！（指着門。）你們好

兵士丁 就是這門裏面嗎？

兵士乙 好了！我們到裏面去發財罷！（將肥嫗釋放。）（甲，乙，丙，丁四兵士共將鎖打開，一闕而入。）

肥 嫗 （摸摸袋裏。）啊唷！好險呀！姊姊，我去了！

瘦 嫗

勿要去！你勿要去！留我一個人，怎麼好呢？（肥嫗不顧而出。）妹妹！啊呀！他真去了，叫我怎麼辦呢？（哭得很傷心的樣子，片刻，兵士甲，乙，兩人扛了一包銀子出來。）

兵士甲

好重呀！

兵士乙

這個真是個笨財東，藏了鈔票，豈不很好！

兵士甲

哈哈，你比他更笨了！他有鈔票，他自己早帶到上海去了，還會留給我們來拿嗎？

兵士乙

自己不能拿，藏他做什麼？

拿 嫗

（是銀子，唧唧自語。）唉！這些都是我們太太的私房呀，給他們拿去，叫我如何交代呢？

兵士乙

（聽得了。）哼！交代什麼？說我們拿去就是了！

兵士甲

你說我們搶去也可以的。

兵士乙 那是不好說呀！

兵士甲 有什麼不好說？——搶就是搶！（甲，乙二兵士下。）（兵士丙，丁，扛了一包銀物出來。）

兵士丙 我們劫了這許多錢，不曉得可以買個總統做做不能？

兵士丁 呸！這幾個錢可以買總統嗎？聽說每票要五千塊大洋呢。通扯要買四百幾十票呢。

兵士丙 那麼我們劫了這許多錢，豈不是連一票買不成？

兵士丁 自然！

兵士丙 他們說五千元一票，是做一年總統的價錢，那末我們少出點來就做他一天，好不好？

兵士丁 這倒也是一個好法子，那麼買一天要多少錢呢？

兵士丙 我記得我們駐紮在龍王廟的時候，隔壁小學校裏，一位算學先生出一

個算學題目，給學生算。問他們一年要五千元，每天要多少，學生們答道：十三塊六角多點！因此大家（注二）大笑起來，大約每天十三元六角多點總不會錯。

兵士丁 那麼，我們再去搶一點，請算學先生算一下，買他幾天罷，（丙丁二兵士下）

肥 嫗 我的阿毛不知給他們捉去當兵沒有！他回來時也能扛了這許多來，使我不永遠替別人家管家才好——恐怕也沒有這麼大的本領吧！

（幕下）

（注二）十三元六角是爲烏龜的別名。

第三幕

（佈景）

陸家的花園，花園內一所小屋，是管園人住的；小屋內正在煮飯，炊烟騰騰的。

(兵士甲,乙,丙,丁扛了搶來的東西,在花園內憩息,見炊烟,入小屋內,園丁阿花在窗外樹叢中,肥矮老嫗正立在灶旁。)

兵士甲 (見肥老嫗,大驚。) 噯!這個老太婆好像剛才見過的!

兵士乙 嘿!你剛才說做客人沒有錢,這裏想是你的家了,你可逃不成了!

兵士丙 他這裏的花園很好,他一定有錢的。

兵士丁 快拿錢來,否則……(槍刺刀指着他。)

肥 嫗 我沒有!(兵士丁又指一指。)有有有真要命的!(從褲袋裏摸出一包鈔票交兵士丁。)(甲,乙,丙斜目的看着了。)

兵士丙 還有沒有呢?

肥 嫗 沒有了!(兵士丁拿着鈔票,甲,乙,丙跟着走出屋門。)

兵士甲 看不出他褲子裏會藏了這許多。

兵士丁 咱們分罷!

兵士丙 怎好分開呢？我們不是要買總統嗎？一分就買不成了！

兵士甲 不分怎麼辦？難道給你一個人做麼？

兵士丙 不是我一個人要做，但是總統祇有一個，我們是要輪流着做的。

兵士乙 好的！好一個輪流辦法！我也想到，哪一個人先做總統，就儘着這一天的

力，搜刮民脂民膏，拿來給第二天第二個人來做本錢，豈不是好！

兵士丁 但我要問諸位一聲：假使那人祇出了一天的錢，做了一天的總統，自己

不肯辭去，還想第二天再做，成者繼續的做下去，我們怎麼辦？

兵士乙 那這個人一定是不要臉的東西，我們可以殺了他！

兵士丙 好，我頂贊成。

【甲，乙，丙，丁漸漸的走遠了，聲音亦不大辨得清是誰說的。】

兵士 我們四個人中，那一個先做呢？

我年紀最大，當然是我先做；

論資格應該是我；

算起命來是我；

照到相貌，先輪着我。（以後聽不到了。）

肥 嫗 （向四面一望。）他們去了，（向灶櫥內一望。）哈哈！他們拿去的，都是別人寄存的錢，我自己的連半塊也沒有拿去。（伸手向灶櫥內摸錢，忽然其子阿花入。）

阿 花 媽媽！

嫗 （吃了一驚。）又來了！（回頭見阿花）阿花！是你啊！剛才我被他搶，你爲什麼不來幫我？

阿 花 我躲着看，我看見他們搶的不是媽媽自己的錢。

肥 嫗 啊！你也曉得？他們如果來搶我自己的，你怎樣？

阿 花 搶媽自己的呀？我假使沒有危險，我自己的錢，（將身邊摸摸。）有地方

可藏，那我一定拚命來助我媽媽的。

矮子老嫗 嘿！你這個東西，（笑了一笑。）你看看去，他們去遠了嗎？（幕下）

第四幕

（佈景） 距花園十數丈的四叉路口，道路很不平坦。地上躺着甲和乙兩兵士，均已死去；丙和丁正在格鬥。）

兵士丁 我幫助你打死了他們二人，你倒仗你的力大，要打死我，那是你太不講交情，太沒有良心了。

兵士丙 有什麼交情不交情，良心不良心。我祇曉得是利益，就是我們的司令，爲了他自己的利益，要我們去拚命，平時所說愛惜士卒的話都是假的了！做總統的，也爲自己的利益，要全國的人民遭殃，他口口聲聲說順民意，也是騙人的！我騙騙你，就是殺了你，總算起來，也不過三個人，這算不得什麼事！（猛打了一拳。）

兵士丁 你真的要我的命嗎？那我不能不和你拚命了！（回打了一拳。）

兵士丙 你來！（又一拳。）

兵士丁 啊呀！你這人——啊呀！你是個強盜啊！我不該跟了你們搶的！

兵士丙 哼！（又打了一拳。）

兵士丁 （被打倒，哭着說。）呀！老百姓！我是沒有拿你們的啊呀……（靜寂。）

兵士丙 哼！（整理甲、乙、丁三人的遺物。）

【一排長背了搶來的東西一包上，望見兵士丙。】

排長 他倒弄了這許多，哼！（摸出手槍。）

【一鄉人在路上，遠遠的閃過，被兵士丙看見。】

兵士丙 嘿！這個不是江蘇人，就是浙江人，他們祇曉得說大話，一見我們的影兒就逃，有什麼用處啊！

（排長在他背後放了一槍，兵士丙回頭望了一望，即倒地。）嘎！

排長 嘿！你捨得多啊！

兵士丙 唉！唉！不要……買……呀！（死了。）

排長 （檢點兵士丙的銀錢。）哈哈，這許多！（哈，轉了一念。）一個人怎麼辦呢？雇人靠不住。先拿一點，不放心。等一會兒罷。

（走來走去想法子。）

（忽然聽得軍樂聲。）爲什麼有軍樂聲？（驚奇。）

（忽望見遠處撐了白旗。）什麼他們撐起白旗來了？（更驚。）

（有一隊兵士遠遠而來，一隊限整齊的兵，喜甚，忽又驚甚。）怎麼他們都變了裝了？（惶恐。）

（國民軍一隊上。）

國民軍隊長（向左右兵士。）這是叛軍的排長，快拿來！

（問排長。）這些錢從那裏來的？

排長 不曉得!

國民軍隊長 嘿!你不曉得?

排長 真不曉得,這都是這個死的兵士弄來的!

國民軍隊長 (向死的兵士看一看。)那麼你自己背的呢?(摸了一摸。)

排長 這是我家裏帶出來的。

國民軍隊長 你家在那裏?

排長 直隸省。

國民軍隊長 好,你從直隸帶了錢到我們江蘇來打仗嗎?這一定是從我們江蘇人手裏搶來的!(向兵士。)你們帶去把他關起來,這些錢應該充公,把他拿到教育局去——今天雙十節晚上,請他們從這款裏面提一點做慶祝的費用,其餘最好充作教育費。那些小學生因為戰事,許久沒有讀書了。(兵士們扛着錢,捕着排長下。)(後面繼續來的是一羣逃難回來,面有喜色的各種人。)(閉幕)

康聖人盜經

(登場人物) 康有爲 臥龍寺僧定慧 小和尚 李先生 宋先生

第一幕

(佈景) 廟裏客室

康 你們的藏經真好啊！現在少有了。可惜放在這裏，沒有人看，不如搬到我那邊好，我的弟子多，或者還可以替你作注解，加圈點。

定慧 可以不必費心罷！這裏看的人也不少，我的徒弟也還多。

康 陝西強盜多，聽說老洋人要到這裏來，這樣好的東西，我看還是遷到別處去的穩當。

定慧 強盜來過好幾回了，這種經典，他們是不要的。

康 我替你到上海去翻印，印好之後，送你三部好嗎？

定 慧 我們不貪這許多，只要這一部就夠了。

康 將來印好後多賣點錢，還可以分給你呢！

定 慧 我們不要多錢。

康 哈哈！你是真不要錢嗎？你真是賢人了！定慧，這部經典本子太多，我是拿不動，假使我力能拿，就此帶去了。你這個笨人，恐怕這部古版的好經，決不願跟着你呢！你不願給我——嘿嘿，我也要拿去的，看你怎樣？（怒容下。）

定 慧 唉！他莫非要來強取嗎？（跟着他走出。）（幕落）

第二幕

（佈景）
路上

（開幕）
定慧在路上走，自言自語的。

定 慧 這簡直是沒有辦法。他是省長，督軍們都崇拜的。老先生們都稱他為聖

人。他要件什麼東西，大家都依他：獵馬寺的銅佛，興善寺的銅佛，古磚，他要也只好給他，因為他是聖人——他昨天向我我要一塊華石，我不得不給他。那裏曉得他是一個貪而無厭的聖人！今天又要向我取這數百年傳下來的藏經了！這部經典，我們師父曾經說過，無論何人，不得取去。現在他要取去，真令我為難了。現在只好向佛教會同人去說，或者可以抵制他罷。

【李先生上】

李先生 老和尚，你為什麼滿面愁容？你們做和尚的向來最安逸沒有了。

定 慧 唔！李先生，李先生！你不曉得嗎？我們廟裏來了一個南海聖人，他要奪取我們的藏經！

李先生 唔，就是康有為嗎？他要藏經做什麼？他是信孔教的啊！

定 慧 對啊！他是孔教的門徒。

李先生 你們不是前天歡迎他嗎？他是孔教的門徒，你們佛教會去歡迎他做什

麼？你們歡迎聖人，聖人自然要歡迎藏經了。哈哈！這還有什麼話說呢？

【李先生下】

定慧 唉！阿彌陀佛！那麼，去求那一位好呢？（沉思有頃。）不差，還是先到宋先

生那邊去。 幕落）

第三幕

（佈景）

宋先生家裏的客室

宋先生 （氣呼呼。）他不能拿去！我們不給他！一定不要給他！

定慧 那麼有什麼方法不給他呢？他有錢有勢，我們做和尚的，那能及得他呢？

別的寺院裏的佛像，他要拿，尙且給他，何況我們的藏經？——宋先生，請

你想個好方法，要保存這部藏經才好。

先生

（默想。）開會，他未必怕！打電報，恐怕電報局未必肯打。督軍，省長，都是

巴結聖人，因為他們都是希望將來聖人替他做傳或是做墓誌銘的。議員們，恐怕他們愛錢，也不中用吧！唔！我想最便當的，最靈驗的，還是大家去求菩薩罷！

定 慧 宋先生，菩薩是不靈的。假使有靈，我為什麼還要來求你宋先生呢？

宋先生 呀，你們的菩薩不靈嗎？

定 慧 不，寺裏最靈的銅佛已給地拿去了！

宋先生 已經給他拿去了嗎？他先取佛，後取經，畢竟是聖人的行爲。咳！那有什麼方法呢？

【小和尚上。】

小和尚 師父，你竟在這裏！寺裏的藏經給康什麼聖人裝上車去了！

定 慧 呀！已經給他裝上車嗎？那一個人允許他的？

小和尚 沒有人允許他，是他自己帶人來取的。

定慧 啊呀！這簡直是強盜的行爲！

宋先生 強盜，我們從前也遇過的，他們從來沒有劫過經典。

定慧 對呀！這簡直是個大強盜！阿彌陀佛！菩薩爲什麼不懲罰他呢？

小和尚 師父！我想起來了，老子有句話：『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這個聖人大概就是大盜嗎？

定慧 是的！聖人就是大盜，大盜就是聖人啊！（幕落）

第四幕

（佈景） 臥龍寺門口

【定慧求康，康不理，只命隨來的兵士搬經。】

康 赶快搬！赶快搬！

隨從甲 大人和尙跪在腳邊求你呢！

康 理他什麼？

隨從甲 他是這裏的寺主。

康 寺主這部藏經的主人已經不是他，是我了。

定 慧 我是這裏的主人，求大人施恩，留下這部經典。

康 哼！這寺的主人固然是你，但是天下是我的。

隨從甲 不錯呀！聖人就是素王。天下吃素的人都是屬於聖人的。嘿！你應該照我

們大人的話了。

定 慧 這部藏經在這里多年了，不應該由我定慧手中失掉的。現在給你拿

了去，叫我有何面目見父老呢？

康 那不要緊，你可以跟我去。南海雖小，也有廣大的寺院，可保你做寺主的。

定 慧 我們做和尚的，決不做那似軍閥翼下的民政官，由他教的人來支配。康

……康大人，請你將這經留下吧！

康 那不能！（顧向左右。）你們快裝車！

隨從甲 是！

隨從乙 大人那樣拿他走，不大好吧？

康 有什麼不好？你要曉得這是陝西地方，不是江浙，不是廣東……趕快裝！

定慧 不能拿去！（上前奪回。）

康 趕快車！快車！（定慧再爭，康從身邊摸出一支筆來，嚇定慧，定慧方放下。）

（嘿！（康下。）

小和尚 師父，你爲什麼不向前進趕呢？

定慧 我怕他手中拿的一枝筆呀！

小和尚 強盜的刀可怕，他只拿了一枝筆，有什麼可怕呢？

定慧 這不是你所曉得的。他是強盜聖人，他用的筆，要比用刀還利害咧。

小和尚 怎樣厲害呢？

定慧 譬如他做了強盜，劫了我們寺裏的經典，他可以用他的筆，說我們做强

盜，劫了他的經典的咧！

小和尚 唔！有這樣利害呀！師父，（從身邊摸一付木魚出來。）你從前不是說過，

這個木魚槌比什麼東西都利害，難道現在的筆比木魚槌還害利嗎？

定 慧 不……不……還是木魚槌利害！

小和尚 那麼，我們將此木魚槌敲木魚，可將將這部藏經爭回來。

定 慧 好！我門永遠敲下去，到爭回這部藏經為止！（小和尚開始敲木魚。）

（閉幕）

做大總統

(登場人物)

曹大

吳二

朱三

吳五

王八

僕人甲乙

曹大的幼子

幼女 革命軍士丙……戊……賀客 甲乙……

第一幕

(佈景)

曹大家中極華麗的客室。

曹大送客返室，坐在沙發上得意洋洋的。

曹大

祇要有錢，那一件事做勿成？哈哈！(吸煙)來。

吳二

大哥，昨天拿去的錢，還不夠分配呢！

曹大

不夠？那麼差多少？

吳二

還差一百萬。

曹大

(思想片刻)一百萬？那可以商量。今晚等王八來，商量後，我明天叫他給

你。

吳二 好好！（點頭作別下。）

曹大 （作得意狀。）我早曉得不夠。我已經叫王八行令到各縣去籌款了，大約從那烟鬼方面就可以得二百多萬。那些抽煙的人都希望我做大總統；我也答應他們將來我做了大總統之後，下一道令廣種罌粟，使得他們可以抽得很便宜的烟。——他們也值得的——這二百萬明天一定可以湊足拿一百萬交吳二，還有一百萬可多下來。哈哈！總統做着，並且還可以增加家產。哈哈！（忽聞門外炸彈聲，曹大吃一驚，僕人們很慌亂地逃出。）來來！（無人答應，更慌急。）什麼東西混賬，（僕人們又來，張望去了。只聽得裏面有人說：『我去！我去！』不要緊！不要緊！）（副官吳五上）

吳五

大帥，剛纔我們忘記先來通報了！

曹大 (怒狀) 什麼事快說來!

吳五 剛才放的是頭炮。國會議員們預備入場,和從前考試時一樣的規矩。

曹大 那麼爲什麼放得這樣響呢?

吳五 不是這樣響,別處的議員恐怕聽不到。剛才的聲音還是從北京來的哩。

曹大 呀?是北京來的好響呀!那麼上海的議員也能夠聽得到嗎?

吳五 自然能夠聽到,恐怕他們已經動身上北京了!

曹大 (很安慰) 哈哈!他們辦得很好。(吳五下)

【曹幼女帶哭上】

幼女 爹爹,我嚇煞了,外面是炸彈聲音呀!

曹大 不要嚇!不要嚇!

幼女 他們說爹爹要做總統,人家送炸彈來呀!嚇啊!

曹大 不要嚇。(將幼女抱在懷裏)小孩子曉得什麼!這是考選舉的放頭炮

呀！莫嚇！我抱你到媽媽那兒去。（立起）

幼 女 有炸彈！怕咧！

曹 大 就是有炸彈，怕他什麼？爹爹有錢，將來做了大總統，將天下的炸彈都買了！他來！

幼 女 爹爹！勿要！勿要！（閉幕）

第二幕

（佈景）（朱三家中的客堂）

朱 三 今日的烟真好！曹大哥確是一個慷慨者……者要做總統，老實不客氣，拿出錢來給我們用。我們拿了他的錢，老實不客氣，自然要選他做總統的了。像南方，我跑了去，沒有錢，更沒那種慷慨的人。我前幾天住在南方，真沒有趣味呀？講什麼人格？人格久遠了！（吳二忽上）
噯，二哥！你爲什麼又來了？

吳二 有事奉托，明天選舉會，務請你務必定早到！

朱三 阿呀！明天有點事呀！

吳二 （摸出一張支票。）這是外加的出局費！（又出一張入席券。）這是一

張入席票，天字號的燕翅席呢！（拍拍朱三肩）請你早點出席早點！

朱三 （看一看條子）哈哈！一定早！（吳二下）到底是老朋友，處處照應。（忽

然轉念頭。）阿呀！外面風聲很緊呀！開會的時候，怕有炸彈呢？拿了幾千

塊錢吃個炸彈，倒有點犯不着！（再轉念頭。）要死橫豎有五百多個人

同死，象坊橋還可以同田橫島齊名哩！

（又轉念。）怕什麼？那些中華民國的志士仁人，早已死盡了。怕什麼？

（閉幕）

第三幕

（佈景）

曹家花廳

(時間) 雙十節早晨

(曹大同夫人打扮好，預備上大總統任，正在向花廳上大衣鏡照看。)

曹大 太太，你看這樣打扮，像個大總統嗎？

曹夫人 像呀！非但像大總統，而且竟像個皇帝！

曹大 去呀！我們曹家從前怎樣弄皇帝做，總沒有好好的做過。現在我居然做成了，也可以為祖宗爭口氣。

曹夫人 不錯！就是我的娘家，也可以靠着威風一點

僕人甲 吳二大人，朱三大大人，王八大大人，吳五老爺伴着一班人都在門外等候朝賀！(夫人下。)

曹大 請呀！

【吳二，朱三，王八，吳五和賓客數人上。】

吳二 我們特來恭賀大帥榮任的，大家鞠躬啊！

【大家深深的鞠躬。曹大回禮。忽然聽得門外很熱鬧的，曹大感着很恐慌。】

曹大 外面爲什麼這樣鬧？

吳二 大概是他們祝賀雙十節罷。

朱三 是祝大總統登極呢！

曹大 (細聽) 爲什麼有槍聲呢？

王八 這是鞭炮的聲音！

曹大 (驚疑) 爲什麼有炮聲呢？

吳二 大總統接任，應該放禮炮的。

曹大 爲什麼前面還有火光呢？

賀客甲 這是大概前門彩牌樓放光罷！

曹大 這些人，(外面擁進許多人) 都跑進來做什麼呢？

吳二 他們大概也來朝賀的！

【戴革命軍徽章的兵士入，將曹大等促住。】

曹大 阿呀！

吳二 是革命軍（指着曹大）他是大總統！

曹大 不——不——（指着朱三等）他們要我做的！

朱三 不——你自己出錢叫我們選舉的。

曹大 不——不——錢是百姓們的！（定了一定神）喂！你們要錢嗎？我給你

們些錢，請留下我的老命罷！

【作哀求狀。】

革命軍士甲 我們不是臨城的土匪！

革命軍士乙 我們要取你的頭來。

曹大 要我的頭呀？（向吳二的頭看了幾眼。）二哥，還是你的……我給你錢

好嗎？

吳二 那不行——那不行——

曹大 (苦求) 二哥，請你救救我罷！

吳二 現在叫我怎樣救你？

曹大 王八哥，那麼替我將印信拿來！

王八 叫我怎樣拿呢？

曹大 朱三哥，你替我向議會辭職去！

朱三 怎好辭呢？

曹大 唉，吳五，你趕快帶領我的軍隊來討逆賊啊！

革命軍士甲 哼！哈哈！

吳五 大總統，今日不是雙十節嗎？你可記得滿清的軍隊跟着革命軍去的是十月十日，今天又是個十月十日，恐怕我們的軍隊一定也跟着他們去

了！否則他們這些人怎樣能進來呢？大……大總統，我也祇好跟着你了。

曹大 那——那——那麼怎樣辦呢？（哭）（曹幼子幼女上）

曹幼子 我去看爹爹上任做大總統去！（看見兵士執着他們）阿呀！大總統是這樣做的呀？爸爸！（幼子呆立着，幼女奔進去，少頃，和曹夫人同時出來）

【曹大等被兵士執着走。】

曹夫人 （見曹大等被執着）阿呀呀！這樣做大總統！還出了許多銅錢買來的
啊！（閉幕）

十二，十。

拾金禍

(登場人物) 過路的商人某

流氓 王大 李二 張三

(佈景) 荒野的大路，路旁一個涼亭

(時間) 夏天的傍晚

(開幕) (一個過路的商人匆匆走過，好像有要緊事的樣子，從身邊掉落一個

皮夾，自己却不知覺。王大，李二，張三，三人跟了上來。)

王大 (遠遠望着商人落掉的東西，趕緊向前拾在手裏。) 這個不是那個人掉落的嗎？看看！(將皮夾打開) 哈哈！這麼許多！(回頭看看李二，張三，連忙止住不說。)

李二 大哥！給我們看看！是什麼東西！(王大猶豫片刻，終給他們看。) 呵！這

許多錢呀！張三在後顛脚伸頸張口注目）大哥哥，我們的運氣真好啊？

（回頭見張三，）這是我們大家要分的呢！

張三 最好公分。

王大 那是自然的。

李二 現在時候不早了，我們就在這亭子裏休息罷！

王大 好的！我們就在這裏分派罷！

張三 我們先數一數，究竟有多少？

王大 不錯！（打開皮夾點數）洋細鈔票，共總一百元，（抓了一抓頭）三個人如

何分得均勻呢？

張三 容易得很，照三一三十一分派就是了。

李二 我的意思每人分三十三元，其餘一元，現在去買些酒肉來開心開心，免

得嚙哩嚙嚙，大哥你看好麼？

王大 好呀！你真會想心思，那末誰任這件事呢？

李二 (向着張三) 這件事自然要煩你老弟了，你頭意麼？

張三 這有什麼不願意，

【王大拿出一塊錢來，交給張三，連忙包好，張三兩眼烏溜溜的向着洋鈔看，又細細想了一想，向着大路走去。】

李二 (大聲喊) 三弟！酒要頂好的呢！

張三 (遠遠的回答) 自然。(走了數步，到王大李二不能望見的地方，立定想了想，然後做了一番用毒藥放在酒裏預備將王大李二二人毒死獨得九十九元的手勢而去。)

王大 (拿出錢來復看一遍) 這些錢我們二個人分，豈不是好，他隨我們來，真討厭！

李二 不錯！早曉得如此，我們不同他來就好了。

王大 我想不給他，等他來了，對他說失主拿回去了，你看好麼？

李二 那不是我們欺騙他，（轉眼看看洋鈔）給他曉得了，怎樣呢？

王大 不要緊，我們兩個人難道怕他一個人麼？打也打得死他的。

李二 那不是犯……

【張三拿了酒肉很開心上】

張三 阿哥！今天的酒也好，肉也好，你看！

王大 我們所得的錢，已被失主拿回去了。

【李二見王大身旁洋鈔沒有藏好，將王大推了幾推，王大不覺，反被張

三看見】

張三 這不是錢嗎？難道你們欺騙我不成，（將酒肉放下向王大理論）

王大 （惱羞成怒）這沒有你的份兒。

李二 這是我們兩個人的。

張三 好好，你們倆串通了欺我一個，我也不要了。（回頭就走）

李二 怕是去告官吧！

王大 我看還是結果他的好，（高聲喊張三）三弟！你來！我有話和你說，（張

三不回顧）（向李二）二弟！我們上前去動手罷！（王大李二一同追去

將張三扭住）

張三 你們動手打嘿！我也不怕。（互相扭打，王大打張三一拳，李二踢張三兩

脚，張三倒在地上，王大又向張三腰部一拳）

張三 阿呀！阿哇！你們的良心壞，也許死在這裏的，阿哇！（斷斷續續的叫痛聲，

漸漸的聽不見了。）

李二 大哥！不對呢！真的死了，那怎樣辦呢？

王大 不要緊，我們將他棄在這田裏算了，

【王大李二兩人扛張三屍放在田裏，用蘆草遮蓋，回到涼亭裏坐下。】

王大 好了，好了，乾乾淨淨我們來吃我們的酒肉罷！（二人同吃酒肉）

李二 他買的酒肉果然好，

王大 二弟！你應該多吃些，

李二 大哥！你辛苦了，你份外應該多吃一些，（忽然覺着腹痛）不對！我肚子壞了，（身子攣着面色蒼白形狀難堪）

王大 （現得意的樣子）那未讓我去替你請醫生吧？（拿着洋錢起身要走，忽然也覺着腹痛）阿哇呀！我也覺着痛了！阿哇！我痛得真利害呀！（倒下）

李二 痛呀！阿哇！（也倒下）

王大 （狀似發狂，將錢放下，拾起，再放下。再拾起，終放下）唉！錢呀！（聲音沒有了，身體也不動了，錢還是丟在地上。）

李二 （痛極發顛大聲喊）失主呢？失主！失主！你來拿回去罷！（眼睛看看錢包，沉寂，王大李二俱死。）

帘 窗

【商人某急急的跑回。】

(闭幕)

討債

(登場人物) 王大 張二 張三

(佈景) (張家的大廳上)

(開幕) (張二剛剛請王大坐定)

王大 今天是端午節，你欠我的請你趕快還我。

張二 我沒有欠你錢。

王大 是的，你沒有欠我錢，但你欠我……。

張二 我欠你什麼？

王大 你欠我……。

張二 請你趕快說，今天我有要事，沒有空的時間。

王大 你欠我……。我在十年之前，曾經請你吃過四只枇杷的，你難道忘記了

嗎？

張二

（想了一想）是的，是的，我記得。莫非你要討還這四只枇杷麼？好好好得

我的親戚有得送節禮來，我就去拿給你罷！（入內拿出四只枇杷交王

大。）

王大

（不受）還是這一些麼？

張二

莫非你還要加利息麼？（自語）吃了不要好的人的東西，真勿開心。（向

王大）也好，我再加你六只，湊成十只罷！（入內又取出六只來）

王大

（仍不受）嘿！十年功夫，難道祇多了六只嗎？我從前請你吃的枇杷，每只

至少有四個核；四四十六個核，種出十六棵樹，到今年已經十年了。我聽

得人家說，極遲到第十年，一定可以結子，每棵樹至少有五百只，所以照

我的計算，你應該還我八千只枇杷！

張二

（自語）那怎樣好呢？八千只枇杷！叫我那裏去辦呢？但是照他的計算，現

在如果勿還，再隔十年，要還他多少呢！讓我來算算看，四八三十二，二五得十，三五十五。啊呀！一共要一千六百萬只。噲！（向王大）老兄！你這個如意算盤太兇了！

王大 我並不兇，這是最少的數目呢。

張二 （不語，沉思）唔……

【張三上】

張三 二哥，你爲什麼這樣憂愁呢？

張二 我少時候，十年之前，向這位同學討了四只枇杷吃，他現在向我討還，所以我很憂愁。

張三 還他四只枇杷就好了，有何憂愁！

張二 他說要我還八千只枇杷呢！

張三 什麼！爲什麼要還他八千只？

張二 他說：他給我吃的枇杷，每只有四個核，四十六個核，可以種出十六棵樹。今年第十年，每棵樹可以生五百只枇杷。五六得三十，一五得五，所以要八千只。

王大 這還是最少的數目呢。

張三 噢！有這樣的事情！（向王大）先生貴姓是？

王大 敝姓王。

張三 王先生！我要請問你，我的哥哥在那裏吃你這四只枇杷呢？

王大 在我家裏。

張三 他有沒有連核吃下去呢？

王大 沒有。

張三 他有沒有將核帶回去呢？

王大 沒有。

張三

那末這件事很容易解決了。你既沒有核給他，他如何可以種出樹來呢？沒有樹，那裏來八千只枇杷呢？

【王大現失望狀下】（幕閉）

提燈會

(登場人物) 老官僚 學生甲乙丙丁戊己 僕人

(佈景) 半爲老官僚家裏半爲門前

(時間) 雙十節夜間

(開幕) 【一個昏聩的老官僚正在家裏納悶，思想到前清做官的時候，如何榮華富貴，如何賓客盈門，現在門庭冷落，覺得無限淒涼。】

老官僚 唉！小孩子們鬧的太利害了，自從他們弄了民國之後，把我們的飯碗打破了。使我們走頭無路，想到從前的情景，未免傷心，不過他們弄了十一年，還是弄不好，聽說張大帥康聖人暗中仍在進行，——照理呢！我的門前冷落了許多時候，不久也應該熱鬧起來了。（門外喧鬧聲傳入老官僚耳中）

呀！門外爲什麼這樣熱鬧呀？對了！大概皇上有諭旨來了，傳令我去，或者我的親戚，得知這個消息，大家鬧着來道喜了，（回頭呼喚）來！

僕人（內應聲）是！

老官僚（自己定了一定神，忽然將後面垂着的辮子摸了一摸。）幸而沒有將他剪掉，（僕人走到面前）你開門出去看看，是不是送皇上諭旨來的人？

僕人 是！

老官僚 哈哈！那些小孩子們該死了，待我再出去，當然要給他們吃些苦頭，哼！哈哈！哈哈！（兩腳架起很得意的）

僕人（自外入）大人外面是提燈會！

老官僚 吓！提督來會嗎？快請！快請！

僕人 是！（自語）今天不知大人在這裏想什麼心思，叫我去請，請那個呢？不去管他！

老官僚 李提督從前常到此地來，現在可有十年不來了，爲什麼還不進來，或者他還不曉得我要出山，當我是個平民，且待我自己去接待罷！（向門走去）（提燈會剛到門口）

老官僚 （擋住去路）在這邊！在這邊！請請請！

學生甲 什麼事？

學生乙 我們出提燈會，干你何事？

老官僚 提督在後面嗎？請他進來！

學生丙 你說什麼？我們不懂。

僕人 我們大人說：請提督裏面坐。

學生乙 什麼叫大人？什麼叫提督？我們不懂。

學生丁 哈哈！這個人奇怪了，後面拖條辮子的！

學生戊 這大概就是書上說的「清妖孽，你看他的神氣，是很可怪的。」

老官僚 我接提督，提督在那裏？

學生已 老頭子連提燈兩字說不清，叫提督的！

學生丁 我看這是一個痴子，

【老官僚仍阻他們進行】

學生甲 （向老官僚恨恨地）我們要走了，你不能阻止我們的。

學生丙 噲噲！你到底爲什麼要來吵擾我們的提燈？

老官僚 我不是來吵擾提督，我是來接……

學生戊 （向內）你去問他作啥？這種神氣，一定是亡清的怪孽，總是來阻止我們

的進行的，我們不去管他叫什麼大人提督，我們民國沒有這些東西，

衆學生 對呀！我們前進！前進！

學生丁 他如果勿避開，我們大家將辮子拖牢，拖他開去就是了，（跑上去拖辮

子）

老官僚

(覺察了，趕緊回頭跑逃，絆了一交，爬起，逃進門，回頭一看) 啊！原來都是一班小孩子，(將門關上)

學生己

小孩子！小孩子已經十一歲了！

學生甲

從今天起，我們的道路不許他走，

學生乙

好好，我們關他在家裏，到他死的時候為止。

衆學生

好好！大家贊成，(靜肅向前進)

【高唱國歌向前行】 (閉幕)

一九三一年二月初版（二千本）

▲窗帘▼

實價一元

版權所有

著者

陳

果

夫

印刷者

華豐印刷鑄字所

出版者

黎明書局

總發行

上海

（南成都路大德里）

黎明書局

舊歡

伍光建譯
實價五角

譯學界老前輩伍先生，譯筆精密，而流暢自然；使讀者非僅捉到了原著的精神，還可以欣賞文字的美妙。但是他所譯的小說，如俠隱記，勞苦世界，山寧等，都是長篇；至於短篇，要算本書是第一種了。共有哈代，霍桑和幾位無名作家的舊歡，離婚，心獄，奪夫，聖水等精品五篇。凡愛讀伍先生譯文者，不要交臂失之。

瘋了

陳大慈著
王夫凡序
實價二角

瘋了是描寫近代我國女子生活的作品，書中主人公，代表了近代我國女子底一型。她底初時超卓，繼而遷就，終於自毀的行爲，由於作者用巧妙的筆法，寫得細膩勻貼，感人至深。我們讀完了這本瘋了，覺得作者處處地方給予我們種種的暗示，顯出這位女主人公底一生，的確是含有社會性的意義。誰牠將造成爲瘋人？作者雖沒有在書中解答我們。可是他毫不着痕跡地提出這一個含有重大意義的問題，給予我們深強的暗示。

專著 ● 名譯

黎明書局出版

社會科學大綱
 貨幣銀行學
 土地經濟學
 中國土地政策
 經濟學
 合作事業
 三民主義理論的綱領
 近代政治思想史
 萬能的的人類
 行爲主義的幼稚教育
 行爲主義論戰

孫寒冰主編	朱彬元著	章植著	潘楚基著	李權時著	王世穎著	徐澤予編	馮和法合譯	陸國香合譯	伍况甫譯	章益合譯	潘硤基合譯	黃維榮譯
精裝實價二元六角	精裝實價二元八角	實價二元二角	實價九角	實價六角	實價六角	實價六角	精裝實價二元六角	精裝實價二元六角	實價七角五分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Getteli
 Van Loon
 Watson
 華震
 麥獨孤

著

著

(英文)

西洋文學名著選

(再版)

孫寒冰
伍蠡甫

合編

實價壹元貳角

本書所選，有歐美論文，小說，詩歌，書札，童話等名著三十餘篇；內容精湛，文辭優美，如拍拉圖的『蘇格拉底的末日』，盧騷的『新哀緣綺思情書』，海涅的『石像』，郭哥里的『外套』，柴霍甫的『打賭』，華盛頓的『別妻書』，霍桑的『抱奢望者』，小泉八雲的『文學中的情緒』和『告別辭』等。更是罕觀的精品：倘不用數十倍於本書的代價，是不易讀到的。每篇並首列中文小序，略述作者的生平，思想，作風，和他的重要著作；末附註解，凡難字，奧句，習語，廢辭，發音等，用中英文詳釋以外，間附例證。原書大半已用作復旦大學預科英文文學一課的教材，經過兩年以上的試驗，實能促進學生了解英文的能力，閱讀英文的興趣，和他們對於文學之愛好。現在重加整理，以付剞劂。她非但是大學預科與高級中學極為適用的課本或補充讀物；也是自修英文者代價最低的良伴；而愛好文學之士，手此一篇，更遠勝讀那一般形骸僅存的中譯文學咧！

◎本書印有樣本▽△函索即寄◎

黎明
小叢書

吳頌皋主編

經濟學研究法

朱通九著

實價二角五分

戰後經濟學之趨勢

朱通九著

實價二角

西洋五大經濟學家

唐慶增著

實價二角五分

社會學研究法

蔡毓聰著

實價二角五分

日本殖民與人口問題

包懷白著

實價三角

最低工資立法的研究

蔣學楷著

實價二角五分

蒙滿人
古洲口
問題問
題問
研究

華企雲著
華企雲著
陳天表著

實價二角五分
實價三角
實價五角

上海黎明書局發行